

^ 16
2798
9



16
2798
9

黃漳浦集卷十六

書

與錢中洽先生書

中洽先生薨在長安讀先生書得承隙照領話言於以悟損益
齊得喪坐進有餘矣既觀家學之源瀾庭訓之敦實上啟帝聰
下砥流靡卓然振世於古未之有也某以微塵託根灰濁偶隨
腐草化爲蜃螢每念宵衣寤言顛倒曾幾何時而岸谷變遷一
至於此君實策新法之害見於數十年龜山討致亂之繇在於
二十載豈圖眉睫厝火遂焚今海內賢豪蕭條垂盡揮袂頓足
更有誰人張德遠父子差有意向不足爲先生誦之也聞南天
末聲息最遲現今九月始聞禍加以魚鴈不親郵筒告絕遙
指北斗爲欂爲槍雖有遠思不如其已矣薨在津門晤朱未孩

昭和十九年
二月二十八日
購求

時孔賊未平登萊方急未孩曾議以舟師南出威海不十數日可奪其巢心甚趨之今去瀋陽千二百里淮陽鹽徒東江勁卒聯絡可戰者尙不下數萬朝出文登暮抵岔河以鐘簾之靈先王之算坐而卻敵猶搔塵竈上但不知却敵之後更是如何耳南直江省兵不可動二東浙閩入援之卒不過萬餘尋常結壘塑形了事耳圖其奇創亦在江東津門登蹤維陽合力看十數日間爲先生延張仲食此鱸鯉也澶淵之役畢仁叟與平仲謀之已蚤所以決勝非藉王超石保吉之師清康之難种師道與伯紀謀之太生所以決挫非獨唐恪耿南仲之弱今事迫壞羣賢無一還顧者老先生身在輦轂手持日月左圖右方幸與當世賢豪亟襄此務棄敝蹻而獲珠玉是葛公所爲致意也南中兵行匆匆附此空函並祝加餐

與傅木庵書

大地淪胥魚龍顛沛兩朝之禍宇宙所稀以崇禎宏光諸老所爲累及君父與懷愍徽欽千古同歎雖云天道亦人事也吾兄先生出處去就動與道會悲憫以慰前朝痼瘵以軫黎庶守義不回見險而止要與上下分身無所避之聖賢易地亦不過如是而已弟初無當世之懷以萍水之會驟叶風雲雖欲拔身不復可得初請出關亦謂閉門自守終非要論光武在頽上不過三日鄧馮在馬上亦踰七年以區區閩中號召天下無復進理恐諸貴人不寤乃罷勉自將非曰能之不得已也今起義師自兵自餉經營百餘日司農無涓埃之助司馬有側目而視一挫於婺源再劔於休寧損將於瑞洪滯師於白磔不肖之精神心血枯困俱盡矣而關內貴人無有應者今雖稍稍聞聲亦靡旗

相過而已念台翁初起義時心眸共戰也艾千子之聚散如何
意欲其再噓前焰督率不肖三營敝卒鼓行而前與謝鄭之師
合卽不能電掃豫章但得收拾盱江扼進賢東鄉之路與孫之
懈戴初士遲觀其變猶十得六七也弟在廣信獨當敵衝敵以
五百騎扼婺源朝夕耽耽與廣信爲難弟不乘今日去之後必
不支徐竹翁長者坐不窺堂要是立品之士艾千子卽來與信
州諸彥未必相合茫茫天下若泮春水誰與安其膠漆者閩中
人祇知金衢是要衝湖西人祇理虔吉一路自七八月約機部
會盱江而道路梗塞凡四五書無一回復者在虔州得一書亦
未有實著理上半截未效也趙秀才兵太少爲諸部所輕維夏
參將可用然兵亦新募別有所屬今出門過一月不知其進退
復如何每一盼望頭鬚立白時時屬其發書稟報若呼鳧乙無

一諾者然弟今亦糧盡不能更過湖東張玉笥方書田各爲魯
藩趙起於虞表之際熊雨殷確然守田橫之智弟蚤晚欲過衢
州解其聊城又慮婺源之掇其後六飛雖動不過在建溪之間
若欲駐蹕金華則形勢截然在長江之下矣南唐末宋復隔一
層吾輩區區何以自括前有小疏擬以廣信爲行在東西南北
各五百里蹙居調度圖進取以下墨食不在建業必在豫章若
在金紹者當裹足以入深山耳顧日視蔭能得幾何兒輩寫年
麻安可復問彭澤菊花聊以自老來覓鉛山費家園不知安未
問關山嶺水搬運爲勞念之惓切

與傅木庵書

木庵先生板蕩以來敷天同痛雖在跛眇之中共懷起視猶之
昏夜窮冬幸覩雲日枯苗望雨不足以諭之也今天子蒞極已

四五月半壁禹甸業已歸心而豫章中上獨爲所蹲彼此
疑視未有折箠而答之者前屢有書屬清江吉安諸君子亦復
杳然未有實著不肖單露關外已百餘日矣肘見踵決無臂指
之助不肖在先朝非有鉉鼎之據纍若之恩獨以天澤定分曠
雨難逃淚下新亭痛深微管是以間關蹴躡呼將伯之助賦無
衣之章而栖遲百日歲聿云暮未洗雲日未開卽云武林
鐘鼓非造次之功而番君不出樟公怪人吾輩於此俛仰王正
何以自處也裨將夏孚先前遣奉候與居此見居民喁喁以先
生不出蒼生無所歸命不肖行就教誨唯爲高明開其壁畫使
不肖泉石有所歸老也

與萬吉人書

吉人兄留都不能數晤念西林月下耿耿於懷不圖今日追踪

無路矣兄前不往粵西亦自勝著今日稼翁猶得高視虞山不
知吉人何以報我宏光者不肖奉祀而後兄想已出城今日擇
主仰報兩朝亦是臣子本色伯玉之稱君子管仲之稱人也會
子括以三語究曰大節不奪而已南昌破壞聞兄毅然有恢復
神京之思祖劉溫陶固是常物知不足以難兄丈唯鼓舞諸豪
傑及時進豎遇此恐不可動矣新王在敝鄉發軔英略大類高
光乃似於兄有夙知者此中潢潦不足以容鯨鯢能舉江右以
清秣陵舍吉人機部晉卿諸兄亦他無所屬望也草草據案不
盡張詞林予之者慕久幸爲略悉使得入告爲禱

與尹去文書

瞻烏逐鹿所在夢如而兄獨蕭條世外了不經意知所得之深
微傍觀之著勝也不佞蚤卜巖岫而裴徊中道適逢明王亦欲

拔足遠去潛踪深山數月以來不能自脫不知昔日何如而耳
順以往艱苦方新亦古人所未有也士君子讀書上不能比績
巢許下不能方駕騫回而碌碌終日與兵士對談真劉巴之所
竊笑也武林未復新安又陷雖浙東歸一而湖上又歧劉接之
外復有梁永雖太湖漁人不關治亂而潁川六日亦已云勞矣
不肖蚤晚亦欲決去謝此樊籠昔人嘗云邴原如雲中白鶴非
燕網所能羅今愧之矣生平不以作官勸人何況今日知兄丈
諒之審也金華諸洞入夢懷人何處白羊不逢豨觸真無一路
可謝方平唯有惆悵而已

與戴伯闇書

次公遠至得讀惠書父母之懷友朋之誼備悉情縷弟以區區
冒難遠出上爲高士所誚下爲宵人所忌壯罔互用不知其可

深夜綢思眞自誤耳仰面看鳥回頭應人不肖前途可至臨德
之間又不知過臨德數步可竟抵關下不耳藝松課花正足自
樂而碌碌衝寒爲可已之役破數金之產求叩頭而歸是可爲
也孰不可爲也父母政績被於梁山戢寧綏柔雖非吾黨誰敢
異言者况在一脉可自無間也膠漆之懷決非螳螂所敗遲覓
一信相聞耳單車襪被不致洪喬弟行矣明春事平便可堅請
還山不然遊觀泰山之上棲息天目之側諸非所謀

與戴伯闇書

拜教事事眞摯樽俎訐謔蘊於伏枕良爲悵然令得同床聞鷄
相蹴俱起此必有以仰報明主山川阻遠我勞如何德驥於諸友
中最有興助然事勢如此六馬朽索無著力處浙東阻於長江
豺虎所趨難於爭道江右闐其無人呼谷不應杳如號風不得

已從中道趨新安冀一合力與池太諸友共持輦轂而黃樹作
崇一朝鸞鵠化爲鷓鴣從此天衢蹈若四壁三尺竿頭無進步
處爲之柰何讀書六十年信道不篤以爲明主決可中興而一
時人才消竭若此 蝦蟆相與爲禪悔不從兄丈閉戶養疴
抱膝逃雷之穴耳德駸至欲再募諸子弟直泝建谿爲天子守
此北門不知往還二月風景又當何似念此唯有慨然

答李大虛書

日夕想望年翁當有書至伏枕開緘頓有起色殊勝廣陵之濤
也悠悠者無足多談降辱而外尙有倫慮一條卽不能與夷齊
方駕何遽不及惠連乎秋氣乃宜行旅今卽屢請不放雖嘉遯
未到亦自執政之仁也聖天子前後釋諸曩臣俱在盈庭意表
雲間以出解澤霈然尺五上頭幾微可問正恐諸憾無可釋者

當以僕爲狼毒之木耳明明聖主極意虞廷不知何所負於諸
臣而諸臣負之若此僕蚤歲學道二十七始就青衿於萬物無
所憎惡一日捨身遂叢毒一至於此人生火鼎烹煎之下合有
此番年翁一世津梁飛蠅營營何及日月僕之文章卽不及翁
行誼優劣得失亦吾寸心何必與彼曹出口矣當途伎倆數種
無窮國家福澤無疆決非蕭機所度願年翁爲吾道持滿道周
猿鶴毛羽甚微深煩注念不盡依依扇上四詩并祈斧政

與劉晉卿書

晉卿先生契濶七八載風雲岸谷顛沛難言四顧山河誰復是
者先年在龍江關得晤長公執手道故猶冀孝陵鐘鼓照我離
棕今復已矣擊楫渡江蕭然無侶拔刀砍案誰與晤言新王幸
在敝鄉英姿天縱終日批答常七八千言昔人以不飲酒勤於

吏事謂邁高光想或然耳不肖碌碌因人成事自以做鄉僻阻
一隅非復用武之國而主上慨然欲投袂而復神京指顧廓清
非吾晉翁誰與任者誠得臨吉之師七八千人鼓番君之靈與
胥濤相應此可暗叱而走羣不必清嘯吹篪也不肖老矣想
念林阿無有坐處江東父老又怯懦不足與圖今亦稍奮共賦
無衣要其肯綮終在上流晉卿念累世之澤與燕及機部鳴此
義鼓孝陵鍾簷實深矧望瞻雲霓者不在做鄉矣做衙門中張
元之者以典試行實從晉翁商此大業幸披底裏誨之不肖亦
望垂緒論以報涓埃也前書想已達未悉正發函聞已借重司
成幸可惠然慰做鄉士民之望并爲海內開此薪樗臨楮惓然

與揭緝止書

緝翁先生念疇昔之雅如誦都人士之詩邈不可卽卽欲坐白
雲想清風披薺訴茶豈可得乎烈皇之逝茂翁云隕雖云在天
終焉墜地今年五月如何可言狐鼠垂垂破我神器徒云天運
如何不哀幸我今上起於南陽奮翼闔海浙東嶺南已悉歸誠
今唯虔吉江袁尙隔雲水耳海內賢豪想念高祖廓清之業累
世衣冠收髮結衽卽在草萊亦當一奮而三月駒隙載馳無聲
許穆夫人遂成絕物不知異時何以對越天上者此中舉義出
師屢奉明旨而建溪至衢水動須一月錢塘越京口又歷二旬
必假鄱陽之力順帆踏車直抵秣陵此杜預所紬心於王濬也
先生一代崑崙登高而招所見萬里如弟某輩醯鷄耳直以今
上英明附雲逐尾逾月以來無臧宮馬武之能而發鄧禹耿純
之論是後代所掩口而笑也張詞林家玉者秀美勁挺有子房
之風人固不可以貌竟也崑以試事來請訂謨幸善圖之入告

我后拜賜多矣

與李君翰書

君翰先生再得書知垂念之篤行人迅去百事蝟集艸艸失此以爲卽日握手而鉛山之從四日不能具一夫此間全盛二百八十年而風鶴之餘蕭條如此又安論諸兵革倥傯之地乎歲聿云暮江漢未清而荷戈共事者日走一里不知何日能靖中原之悲嘆也此中四千人得一月糧踰嶺涉江以西救新安東收吳會已有豚蹄篝車之笑而談者已似爲多卽欲定數月灑掃孝陵當使百毅千單輟餐而爲之猶愁其不給也月翁不知何時可晤今日人情又似鬆於曩時過此泄泄誰更相念者坐鉛山三四日唯友蠡過從深以不給爲嘆周瑜捐宅糜竺指困眞爲千古曠事矣信州徐自定佳士也見其書令人起立鄭長

公頃復缺然干惟致意過小日便過玉山不敢以行色累諸貴人唯吾輩圖之也

答朱平仲書

漳中得晤玉山暉映小時便使頑石俱生眉彩兄從五百里覽輝鄰郡弟亦三四歲一至長干尋常往來遂成奇邁比以內人抱患再至丹霞兄已翩然遠隔雲樹忽逢梅使并拜好音綢繆金錯之文扶垂玉薤之字一誦瑤章十起言咏自有此道以來伐毛洗髓使東家吐靈殘檜噴剪賴有名賢爲孔氏開面自然奧契向若多聞矣吾莆靈秀拓於高深比年以來雄文層發會長修之拔峭徵奇顧盼虬姿管城揮汗足爲雲雨吾兄之開明邈理破俗成倫卓然自名了非鑽仰雖使豫章雲夢集聲布牙未能酌其餘瀾施於浙瀆又何云承其流而揚其波乎弟荷鋤

初釋筆研舊焚早爲飢計不獲湛心比見諸賢如想鉅鹿往不可追聊復已矣素前文書名位自天非復勉力之所能奪惟欲以頑鈍空無漸證諸地高排老佛下刷吾道猶遠畏來多近忘老至而已嚮與會長脩約作數語未能窮年以來負土披榛無一宣畧重逢雅教如命疥駝負素王殿卽云豈敢猶以爲元矣

與楊文驄書

別台翁後岸谷遂如許蒼蒼難問所信者高皇功德決非之所能傾新主神明決非瑯琊昭烈之所敢望耳武林壞已半載竭江東之力圖之不過盡此天塹新安旣破南國之肩脊就頽若復守其前規截山指水不敢出頭半路恐江漢常武無詠歌之日也勸征大疏及導魯藩啟朗朗乎揭日月行之昨亦有上藩啟草率貢其鄙陋見大篇乃憶鄒枚之未開達也南都王

氣發於信州以抵徽歙今六師若出必須先在信州若駐蹕寶婺又成偏枯矣僕出師已三月隻手赤身自圖兵餉所到之處如觸牆壁不徒不哀又齟齬之太史慈田子春一生獨立究成何事徒爲知己所悲要人所快而已蚤晚入新安補此破釜如不可養者便當休糧拔身猿猱之路不敢絮絮久負王家唯尊喬梓努力干福

與吳梅谷書

八九日矣見諸公規規兵饜鼠竇間事真是悶人兵饜固是要緊然兩朝敗覆何關於是祇是朝野無謀人心坐失耳今談收人心則惴惴恐失馬阮之心談羣策則懇懇欲借朱袁之謀此數人者財盡手空猶之獨夫抱頭逃死耳借其鋒剡徒爲差指名祖臺必任此事祇以聯絡江浙爲要著江右爲天下腰

齊人心所萃，在燕及臨侯機部三兄，能得其力，併出信州，則彭蠡鄱陽之水，可以盪滌龍江。江左爲天下眼目，人心所萃，在念臺。世培、霞、淑、臥子，數兄能得其力，并達姑蔑，則嚴陵、蘭溪之水，可以下捲錢塘。祇此兩著，如碁有兩眼，鳥有兩翼，去一不得，祖臺任此兩事，其功十百於兵車。此中好作異論，動以門戶破人國家，談念臺，彘舌吐三寸，昔周亞夫得一劇孟，尙如得一敵國。何況天下名賢，且彼必不成，徒爲名耳。如馬阮，逆至未孩，坐大則江左，右必無一來者。以宏光之舊局散中興之新猷，可頓足而嘆也。僕思此事決之出師，葛侯之志成於李嚴、周陳之勲定於蕭鄴，誠得調度有人，則不肖當鼓胥濤而上，卽不然亦決計歸耳。學顏閔不成，乃就李長源腳下生活，可悲也。前月與張玉筍約募兵三四千，尙在東陽。玉筍聲勢盛於未孩，得其繯

繚，又少唇齒，可作數函，懇其共事浙江一二門生，多有不憚折骨相應者。然招呼之，又是一番門戶。坐此兀兀，看人闔地，枕子相拋耳。江山知縣李日煒者，甚得民和，有國士之風。今日江山能得死力，亦可當五千之師。祖臺幸振拔之，此小關第一要緊，甚則信州用鄭兄也。

與馬騰翁書

騰翁年臺治行已就，漢室二康相望，非遠。每從鴻寶遙讚星微，知我同心。蘭體不隔，邇又敝友。亶洲花鄰，慈水石匱。寶林東西相望，而某以鮮民寄生，廬草北眺千里，羽絕鱗稀，長與松岨瀉其雪涕。又安敢從天上嚶鳴，道蛩吟之素乎。去歲出都，先鴻寶歸，故不遑致書。子舍纔十月，而北堂色變，不孝半百，尙爲呱孩。今未抱子，遂失所恃，依依空山，四顧幽閨，誦子路之言，感知已。

之誼從今以還推食解衣亦何所奉而需茅藥之致乎已矣撐
柱一世須大碩人鉤陽華容聲業爛然同晚異香佩之肘下間
通金玉慰此蛩音諸唯與居清豫萬福

答韓寅仲書

夫以鐘來齒已發從容之聲使風遇簫卽泄琦玕之韻故流連
之作無述於孤吟而要會成篇邁倫於復部庾子山之過北唯
攜枯樹迨其反載僅讚韓陵平原之入洛亦僅百篇寄等末篠
刪餘十作信行遠者之刊輜而觀多者之取少也亦自目厭窮
奇願隨所好陶公之重行舟而掩寶井季倫之珍紛琲而碎珊
瑚百里青牛箭端取炙千年白鹿方寸成間豈非其意有所存
故其言之獨雋乎寅仲先生任雕出質拙雅爲騷萬壽之賦旣
虛五餌之陳未續受裁半錦薄噴金花康莊狹路之餘同嗟驥
踠短檠長枕之外兼嘆鴻飛側其林風長無靜樹當年執輿孰
能忘乎予心上閣吹風又何資於簡末乎

與方仁植書

仁翁時事遂至此高碁袖手寧當冷眼不開枰耶新王英明負
邁千古起於南陽爲高皇九世孫又不飲酒喜讀書動遵法度
精於吏事以乙酉建元四同光武此可以鎮定人心遠邁瑯琊
昭烈而上矣仁翁能令密之起而仕乎 已極微管屬誰拔
毛放頂大家相視過此五六月著腳難舉矣江右諸豪傑杳無
下音臨侯兀兀爲左兒所羈無有動處燕及二雲機部皆已過
就閩中可與共圖者獨金正希耳方慕庵不知何似許夫人之
詩難以誦之男子也不肖蚤晚下浮梁直趨蕪采與正希慕庵
共問秣陵之業誰當起而桴鼓者仁翁熟察彼中景略竟如何

反手拚飛欲成朱序而黜闇如彼爲千古唾笑狗前承後何以
自存天水亦賢者鍾鳴星落與虞山同夢不知何法使寤宣當
令僕折箠笞之乎黃斌卿水師三萬蚤晚上鎮江何以聯之令
不譽期此時念密之握手不可得老而以狂疾受賞是古人之
深恥也爲恥有甚於狂疾者如何如何

與祝一之書

一之兄來册愈中竅會知靜照之淵微勝於旁觀之袖手也光
武六日而出潁上大禹三年不過其門此皆大神聖事非凡所
窺天子屢懷出師而平鹵堅守郭憲之論拔刀斷鞞以尼乘輿
亦猶之吾徒顧盼躊躇未有一是耳上郊社已畢江漢常武於
是可歌一之又方在姑蔑不得過信州誰與平坐致雲臺之上
者正希不濟業爲所殺子弟廝從亦已喪盡如黃仲霖乃爲

鄉人所僂崛強更有何益乎不肖區區如羣羊徒勞鞭後今躑
躅已盡前後深谿而鞭者不已竟將安歸耶浙東諸友惟倪家
諸從相信最深餘俱入魯藩之籍今時事稍定擇鳥之木不假
裴徊觀其翔後矣劄卽馳去恐此法非所以處一之也尹去文
高臥方堅不肖亦蚤晚請告得歲暮還山者真縱壑游魚且怡
然不顧大地之爲焰金也

答戶兵二部會議書

頃以兵餉屢絀煩經國大慮用集思兼聽甚善也愚不佞謂天
下之患決不在於兵餉卽一意兵餉亦宜伏樽俎探其要領決
不宜揭國以兵餉爲事愚觀集義以來旣二年矣帑發則人共
議兵帑盡則人共議餉又不得已則俛兵以就餉俛餉以就兵
裒損相濟如此而已愚觀今日之議道謀匪邁自屯田鼓鑄兩

者而外有無所從議者一有不容議者三有議之不必重議者
五有議之未可驟議者四國家之費出浮於入常百數十萬自
嘉靖來七十年矣而至今始晤晤而方救之加賦則源已竭節
用則流未止此無所從議者一也無所從議而必求之於上省
服御挹供奉以先天下然後以清內侍汰百官定中涓之役約
文武之數使能罷貔貅皆喻上意而一於節儉則其道已大此
不容議者三也不容議而復求之於下則百姓已困地方已竭
將重鹽鐵之需峻贖緩之令置武功之爵擴關梁之稅廣輸粟
之例則其事已微前世所棄議之不必重議者五也不必重議
而復求之忍眉睫以需事後則將發禁籟之耒募開中之商丈
隱沒之田實戶口之數慎核攷課以一之於守令則其利已紆
未可驟議者四也故愚以爲今日之議則皆道謀也自往歲以

來加派繁興至於輿阜奪養士紳編賦則亦已極矣而猶且不
已無問叵測卽慧黠中臣持片楮責諸當事謀餉無狀將開莊
山取神宗舊物諸當事者亦將何議以應之乎國家之制以戶
而計兵不以兵而計戶邊疆之制設兵以衛食之窮不設兵以
絕食之實也古之治兵者畜百年之兵以食一日之餉其治賦
者畜百年之餉以供一日之兵事已濶遠不足多談然如搶攘
之際賦不如足兵無寧載輿師百萬動數千里不至乏絕者何
也凡用兵之道必定爲攻守之勢度其主客之宜程其歲月之
數慮定而後用之則其事不囂而其功易集由人之家治十金
之屋成畫在中遇風雨苫蓋之不蕩矣千金之家治百金之屋
無成畫於中指困而役困盡而役不繼乃使匠者削其椽桷陶
者小其瓦甃細大相雜以自爲便治者雖更霜露無復寢處之

日愚觀今日邊計不汰將卒無當於治汰將卒亦無當於治不
汰將卒則餉不給威不立汰將卒則餉亦不給威亦不立不汰
將卒而餉不給威不立者持頤而畏足急則有鋌鹿走險之虞
緩則有喪馬求林之事汰將卒而餉不給威亦不立者勢結而
不可已成則有操豚祝車之誚敗則有掣肘工書之慮故由今
之兵徵今之餉雖左持卒右量金中衡而均之猶掬塵土以填
廬山之壑也故兵者審勢度宜立數稽功而後用者也無一定
之勢雖羿矢所發失於犂牛無一適之宜雖百丈之材蠹於蟻
蛭無歲月之數雖累世所畜可一朝而罄也故兵有三等餉亦
有三等敵有緩急因利而制之卒以一卒而當三人之用則以
一石而當十二斛故有屯守之兵有攻戰之兵有游徼之兵則
有聚糧之食有因糧之食有輸糧之食屯守之兵食於聚糧屯

與糴半其勢距年其宜百里而趨三四百里之內其數三軍或
六軍七八萬人月食二十萬斛踰年而功可立任峻羊祜郭元
振之徒皆用之矣攻戰之兵食於因糧已與敵半其勢距月其
宜千里而趨於四五十里之內其數或一軍或二軍一二萬人
月食五萬斛踰月而功可立虞詡度尙馬隆之徒皆用之矣游
徼之兵食於輸糧賞與餽半其勢距日其宜百里而趨於數十
里之內其數或一師一旅二三千人月食萬七八千斛踰日而
功可立皇甫遇張齊賢之徒皆用之矣用此三者其數不失故
人無春糧之憂婦無 之嗟急召之可赴緩弛之可散今聚
四方之人實一面之地守者無立著之籍戰者無遠鬪之氣行
則無朝暮之程居則無井伍之繫棲遲歲月猶且鼓之如求二
子雖仲尼爲帥七十子從之一年而外猶將散而吳楚離而齊

鄭乃使椎埋屠狗者守俎豆而讓舉七則不亦難乎故留處者
聖人所大戒也留處之寇食於外食窮則退退而剝在膚髮留
處之師食於內食窮則進進而剝在於腸胃古之治兵者不憂
有三年不克之敵而憂有三年不繼之餉不憂有三年不繼之
餉而憂有三年不制之兵克國既出金城上田簿議定矣帝猶
問曰如將軍計鹵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又日期月而望
期月者謂今冬耶謂何時耶永初之中西羌屢叛十有四年用
費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給七年用八十餘萬億段熲自請以
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給五十四億而諸羌悉滅
故古之君相其於攻守主客歲月之數則未有不蚤策而詳講
之也攻守主客歲月之數皆講之故不復持簿而號烏有之士
不復畫圖而摸蚌贏之食今以執事之意度邊上之事即使

不死叛賊未誅一矢不加關上之師能縮十萬倚盾而臥乎
即使亦死叛賊亦誅遺孽狂穉不揣譟發關上十萬之師
亦寧復可減乎即使元昊歿後亦無諒祚衛率死後亦無中行
說西乘暇而請廣寧海上乘急而請四州邊外之邊塞內之
塞亦寧可暫已乎又使西不請廣寧海上不復四州島外關
門曠七百里厲聲號跳得復相及乎且使海上欲取四州關上
不出廣寧關上十萬不得之廣寧海上數萬獨得之四州僑據
一日得復安枕乎故風雨者崇朝之勢也陂池者歲暮之利也
堽陂池而仰風雨長風雨以決陂池晦昧之事也然且蘊崇一
方突發則四顧坐廢故此五者天下之大疑也疑而持之終歲
不決乃以棄而爲取以牽而爲制僥倖數年敵斃則天下無事
此又方今之所無有也自軒轅以來則有土宇有九地與人尺

壁不與人喉吭之勢無故而棄六七百里以與敵人與則不計而曰我將欲取之者此自古所無而宋人則用之自三代以來則有薄伐有築城大則有犁庭掃穴小則有防禦和市無故而越六七百里以戲軍士制則不敢而曰我且姑牽之者此自古所無而今人則用之故此二者天下之大祥也祥疑者古人之所惡也禁二祥去五疑今日之決務也以天下之大疑行古今之大祥棲遲歲月而莫之敢議則所謂議者又將安始乎故欲治兵則無爲不可結之兵欲足餉則無爲不可繼之餉欲汰兵則思有不終汰之兵欲省餉則思有不終省之餉啄鳥不澤吠犬無威以愚所見欲斷諸論說畫一定之計圖三年之事方今新餉卽絀本色至者猶二百萬足供十五萬之師新兵卽冗隸兩協者不過十三萬祇當百六十萬之食因而裁之以爲三等

屯守之兵取於畿近狎水土者授之耕地半其廩食倍攻戰之數使各分里以里爲制急則徵其全力緩則使自爲食是不過七萬五千人而止程課於一年之外攻戰之兵取於四方狎湯火者乘之隘塞倍其廩食半屯守之數使各從黨以黨爲制急則易鼓而進緩則易解而退是不過三萬七千人而止程課於彌月之外游徼之兵取於主客挽犀追馬者逐草慮無參其廩食伍屯戰之一使遞更爲制屯急則以衛屯戰急則以衛戰是不過萬八千人而止程課旬日之內是則不出十三萬人歲食米百萬石折色半之覆百萬金一歲之內而芻藁糧糗當齎器用俱給也馬服君曰齊韓相方無二十萬之眾不操刃而刺其下王翦滅荆曰非六十萬不可夫以二十萬六十萬之眾九月而碎韓二月而蕩荆士各負糧月四五斗者於今月食十餘萬

金耳烏在其必百金之士千金之餽乎且必百金之士千金之餽破敵而違霜露五六十萬之師費豈止今三年之食哉以爲時詘而不可則不如藏形而舉羸我怒不先則夷憤不始我驚以靜則夷不動取我之故物敵莫之敢爭制敵所不及敵莫之敢奪以實而馭虛因聲而見實則虛固而實存實積而聲不絕故禁祥而去疑度勢而審數此兵餽之至要不可不察也及今之時一掃諸餉議定爲兵制俟今冬後稍稍移屯以就草生之地不出三年海上之逋皆反於河內不動十萬之眾收百萬之粟而當五六十萬之師因以北撫諸部南聯四州因河爲壘因田爲渠因遼人以塞遼塞雖使中將御之可掬盆水以灑遼前之市失今不制挑構半年音盡伎窮牽復必絕牽復必絕則十載不決以十載之期傾二十萬之師雖鑄泰山以爲金錢猶

冰釋而火鑠也牛馬之馴牧夫之力竦怒偶觸則瞬息突發誰謂不及牛馬之力哉弋獲飛蟲維執事幸垂察焉

與鄭將軍書

聖王英睿卓出千古諸臣奔命少得當意而崇隆施懋功懋賞麾下諸大僚所不敢望天祐皇家烽火游驚旋即撲滅使麾下以李郭之才韓岳之忠滯於嶂嶺波濤之下令得一當度狼居勒燕然與匈奴相遇雖衛霍之能豈足多乎程正叔老儒也思觀垓下之戰盧懷慎酸生耳嘗著銅面與突厥角逐僕今老矣數年前膽骨未挫氣志相動尙再疏請纓一理東江再圖宣大而茅葦遇風不復可振鷓鴣繫枝巢卵俱破至於折脇剝膚鑊鷄槽豕之不若然終不敢有怨悔盼視君父方今寇漸合輦轂游驚四方援兵度不能四五萬皆逡巡西道思度河北出

紫荊潛詣都下無敢泝清德從景滄直上者朝廷思間道之奇
以霖霖翁節制登萊與大將軍共濟呼餘皇出旅順搗瀋陽此
搏熊取子之智用之必效然懸師萬里遠襲人國載馬上車踔
泥出岸豈得如三國時謀沈沓渚之事乎以僕料敵用師不過
強萬四持重不敢遠出其牽制遠守遼瀋者必不盡撤而
西唯諸台吉跳蕩及巢孔二三叛將知我虛實者相率鼓柝攘
取餌耳誠得南兵萬餘與充濟之師犄角直出挫其前銳則真
保香阿之策也

與鄭將軍書

適劉舍親有南郡書至稱南中之望麾下猶楚人之望葉公也
黎總戎六月南來述在鎮情形已大不測計天下男子赤心青
瞻一意奉朝廷者獨麾下耳而又以盛名厚力龍蟠一世俯視

左良玉輩猶腐鼠枯蟬直以茗帚沉除之不煩遺鏃也李大司
馬方今偉人所號召豪傑立應擬與南郡諸紳擊牛醞酒以俟
麾下麾下但呼帳中健兒一二人坐鎮京口遣青雀小艇飛
入馬當云大將軍督水師朝夕西上彼輩望風隕角耳天下事
勢固有力省而功倍者如樓船出登萊節長力緩雖有三千不
當五百之用今得一千渡彭蠡可當十萬之師且令塞上斬
取通侯如登高山猶煩拾級若從江中揚航取左師猶撥之
也且又以是取金印如斗不煩勞師燕然之外而使不肖無拉
脅折脛之苦雖削藍鬢爲勁弓改筆鋒爲銳劍猶當爲之况負
英傑之名受朝寧隆眷爲天下之所利賴者乎月初聞有三十
餘艘弄兵潢池藉檣櫓之靈已朝夕潰散此沙蟲區區直以麾
下諸篙卽制之不煩神力至如爲天下救蒼生護京陵取叛帥

頭作勸杯非大將軍親行不可僕亦桑梓也寧不爲桑梓根本
慮顧神京之患有急於桑梓者當舍大圖細不獨爲副雲雷之
望直取侯封壓服天下爲吾鄉盛事而已也黎總戎以李司馬
書必爲麾下陳情勢惟麾下悉心圖之臨楮神注

與黃東涯書

出門以來擬有此事裴徊江上凡七十日而岸谷變遷碌碌因
人幸逢英主雖爲宗社亦桑梓之故也矮柱支天不知所底破
垂成之顏閔溷未就之桓文念老先生與八公真如楚人之望
葉公今已舌敝唇焦面齒俱垢矣履之六三控馭甚煩賴二老
委心爲國殿下六轡在手耳此時振頓雖九亮十導未保全濟
而使衡山老樵擔荷其間可歎也已卽日乞休雖覺太蚤然大
計稍定兵農周舍概不相及去之晚矣不日過清源黎鼻白頭

舊面目想猶可辨也呈復

與張鯢淵中丞書

溝壑餘生仰沐日月勉振聾瞶以拜聲輝雖在顛覆之中如攀
扶搖而上也長安過荷汪存嘔枯吹沫使白骨復起今甫下車
而台使儼然光賁草萊尊教鄭重有彼姝曷告之意非瓜杞所
敢望於天章也時運波頽撐砥不易藥方未試秦越見麾若斷
若續之邸報無處開懷莫往莫來之飄風但瞻項領雖有肅心
何以逮乎維桑海上比復弄兵出入天吳非人所周陽侯有辟
兵之符馮夷進護身之策度其事勢不得不爾然使頭呼踵
鮒號河積輕之數爲梟雄所窺亦非有心者所忍出矣十載以
前屢伸開洋之說得數萬金錢少紆仰屋而當寧疑其扞禁縮
不出手今欲指梅作酸畫壁取藏誰復應者卽如去歲收沿河

之撫賊使屯塞下驅臨清之傑帥令救錦宦亦不應塘查至於今日今無復足追者惟是古人寓兵於漕之法今尙可行截漕爲饗之機宋甚大失誠能慎挑旗甲精辨糧艘則東南六千艘尙得七萬人之用何必召募近敢攘搗遠爲盜資乎登萊天末爲鶯爲鸛水澤所嬉王正尙未渡江誠得一疏留爲江淮隄塞之用免至紛飛爲精衛之填木石曾霖翁心手可資亦遠鎮登萊誰當沂長河以開青兗之路者子瞻有言聖智馳騫而不足以今之勢雖管樂馳騫猶太行鹽車之屈駮耳也曩時嘗聞鄭師損貲六萬得長鬣三千今以二千見貲損十萬轉輸何所用之清源蕃徒藉藉嘯聚南安不軌聞已漸入仙遊凡此蛇虺祇得賢守令銷明於先整頓於後可次第爬梳之耳一付於劍楯之士尋藥補瘡必無完肉今漳南山中亦蠢蠢欲起百十蟻聚

剽掠旁午兵士所向得失相當誠得子產萑苻之意行以潁川伍長之術絕其蔓延可省異日斧斨之效也自孝廉計偕還駕以來射聲聞風日益猖獗非得牙纛信立州縣刻期會剿之令以得渠宥脇之法行之恐過百日不復可治也頃晤黎總戎延慶者云出老祖臺門下持李茂翁書云欲藉祖臺力勸鄭將軍入自疏入援此不過欲借高敖曹名字嚇小兒耳威鱗豈敢離淵以僕度左師奔敗之餘爲諸闖所輕必不能遂取安慶亦不敢揚帆東下南都名賢所聚熊壇老諸公提挈於內劉良佐諸將匡襄於外借漕捐資尙支歲月吹篴假嘯或改鴟音神烈精靈鼓吹風鶴豈可令鼻眼異常睹京華之動靜乎黎兄欲僕作書亦已達一函去徒令人思殷擬劉掖其皮袴也自儲軍宵不

過開洋百一南都百縣省朝覲之費可得三十萬伏龍鳳雛在

在而有相與揮汗振袂不減風雨如必假浪於江神檄波於海
若恐安期填海之金難成秦皇驅石之鞭不效也去臘有勸自
疏入援書已先茂翁獻其媿拙今茂翁又云爾乃知措大不異
人意老祖臺精思繞座洞見垣方宜別有砭石發其膏肓者乎
三吳重地留都關係甚鉅茂老未到任想未知諸賢摩畫又不
知鄭公岳得尙駐腳不四海蝸蟾密勿淵深興言輟餐唯有隕
涕坐墓下濕氣日深腳疾大作出戶倚筇不能跨立仰望長風
披函細繹

答郭叔子文宗書

臨別晤言雖展一日未罄瞻依恍惚之餘再披鴻集包顏吐謝
列錦映藻復睹芝宇天下若無文章誰復挽天河洗人懷抱者
握筆三十載無寸楮隻字可傍韻林驟入寶山親沐玉液自媿

相去直可萬里矣悠悠世道不復多談祇拜三言愈增遯悶大
音寡和雖陽白不異於巴人元氣能調卽雨霰奚殊於燠日想
斗柄別有商量非星辰自爲激射也獻賊西捲全楚欲傾左師
東窺大江如簸天下之憂不在馬又在揭竿擔荷世務全在
明瞻每念勝風卽噴墨花爲江河驅文剡爲龍豹猶或可爲也
國國編編延延逾逾周周倍倍漢漢魚魚狐狐之之輩輩繆繆謂謂割割據據可可成成縱縱橫橫復復覩覩當當有
格格臣臣出出而而驅驅之之弟弟某某頽頽潰潰之之餘餘百百節節盡盡見見歸歸首首正正隴隴拜拜賜賜已已多
無無繇繇倚倚筇筇更更走走虎虎渡渡而而外外知知祖祖臺臺恕恕其其迂迂繆繆也也武武陵陵英英風風未未可
再再紹紹綿綿竹竹偉偉伐伐不不易易重重伸伸都都可可付付之之夢夢定定待待彼彼鷄鷄鳴鳴但但慮慮兩兩階
更更當當舞舞其其矛矛戟戟不不復復睹睹簫簫韶韶耳耳家家去去清清源源不不五五百百里里垂垂老老未未涉
今今陳陳石石榻榻以以當當臥臥游游珠珠玉玉盈盈前前何何方方置置礫礫亦亦當當與與子子商商之之大
集集跋跋言言尙尙圖圖少少日日寄寄上上今今方方艸艸艸艸日日事事畚畚鍤鍤爲爲給給事事吹吹簫簫并并當

如其疎慢也文宗不貽書紳林已著故事每承破格無任旁皇

答周仲馭儀部書

仲馭先生天步至此無血可泣誠使燕薊不復襄郢長淪雖使
奏茂宏之功紆周顓之慟豈可得乎生民有主社稷有奉此卽
吾君操異論者當與眾共討之然立國旣數十日未有渙號規
模何以震疊天下諸公果能脩樂管之業奏鄧耿之勳今當與
千古共推之悍帥在外強敵在前眾論嗷嗷詔言日起保長能
與于忠愍爭烈亦是重明勝事也鄭公老錢牧翁乃不見推此
亦塞翁之福索靖銅駝長笑人臥草耳江南七省撫按遂自安
臥吳越生心生死如何興元詔書順昌旗幟兩者爲末世之鳳
麟不知誰當鼓之者楊機部金正希要當使人約之建業支持
能過百餘日省諸牽纏尙可千里也感慨無極臨風依然

與杜郡伯書

畏友劉魚公者艸芥之鸞麟人倫之僑胥方今郡邑罕見其儔
昔孝標之稱劉進爲昆玉秋霜任叻之問士深若槌鍾探寶擬
之履丁未以爲過加以性敏多通志敦篤篤行無越矩思不滯
轍是能撰結鬼神糝糠流俗守其志行化爲通分其才藝干
人足給者也某生在遠裔矢志孤特於世賢豪寡所識取晚交
履丁如飢得芻豢寒被纖纊自以翼微羽輕銜負無力又當末
流風潰鑄金爲顏閔連錢作禹稷泣血相明無有信者必使身
在岸上下引舟人吐蘆薄之寒灰吹上谷之溫黍亦已難矣而
親知淖與以此相譙讓子長之意任安所非季良之風袁閬不
及謂之何哉今運際通明俊能休暢爨桂燎薪柯斧維視以履
丁之才吐氣出穎雖瘞之重土裹以十囊尺寸千里必能自致

猶將使孤陋之士賤逃之夫傾其寶光料其穎未恐勞泣血相
明之心泄燧光取火之意也猶冀當道寬收寸瑾不罪玉人破
彼末流鑿茲任意使履丁之才得稍自引見奮發摩厲必有所
報效雅稱論議非苟爲吹高俯聽俛視者道周方自樂貧賤濱
立溝壑強爲仁義以目送人颺去而已伏惟當道小賜垂察

與馮秉清書

虎豹在山藜藿不採洵哉是言也今日之事欲使驪龍發夢於
明主鷄鷄振威於盛世決不求之粉署之班朱墀之下矣聞門
下蘊義生風苞奇發電當此中興之朝豫寫雲臺之表馮公大
樹豈必盡滹沱之下乎不肖提一旅以洗江漢呼掬土以益鍾
山四顧同人未有豪傑門下能振袂揮帳便當倒履以奉牛耳
坐不窺堂噓枯吹生亦使夷吾笑其齊東阿蒙癡其吳下也高

山顯位待君之來逸豫無期跂予望之亦藉高皇鐘鼓賁爾旂
常非爲翹翹弓旌附於舟子也書至幸束裝相期黃海之下矣

與張孟侯書

孟侯先生契濶相念未有以報也知居廬覃恩不敢以將伯相
惱每見書爲之惆悵記漳江握別及姑葭拜贈時隱若隔世今
日月雖出而塵霾未消吳會東楚戎馬相逐賴孟侯月如兩先
生匡襄之力使■篆■組不汙此土過關以來瞻跂鶩嶼爲之
泣然而論東晉風流但如朱陸諸君子得匡坐迂談百六十年
已爲孚望矣弟之區區捧土掬流無裨河岳以爲纓冠之義存
於同室不以被髮暗於微管故竭跛眇從之而高論之士以爲
癡笑天下壞於雋巧不壞於癡愚亦已明矣孟侯先生精以質
抱知與月翁憐其區區也解新思甚好人欲相料理先生幸以

同澤之義起而佐之誠得一月糧北過胥江可以共濟天下擊
楫者何獨祖生乎至於此中及省下少醜固無勞芥念也即日
晤語不悉惓惓

與方書田書

書翁年臺知避地入天台甚善嚴陵之距仙都猶之尺五也以
書翁閣下標置其間千仞矣朝廷敦睦上媿陶唐每念高皇貽
厥一枝上連天漢當凝鼎之初有翰城之雅論叔姪則愛逾所
生定君臣則誼非一日想年翁納牖之下聞之甚詳也弟初遇
皇上於桐廬私擬等倫當在高光而上旣稽玉牒光武出於長
沙定王發蹟南陽爲高皇九世孫今上世系文祖定王九世發
於南陽不須談赤伏之符誦白水之讖矣弟初在嚴華間談此
州人物推轂首及年翁追念夙懷卷舒與共倘得邀福孝陵追

雲臺之業兄馮弟鄧以兩乙酉契於三同千秋之餘蔚成盛事
然後解綠圖爲赤松借披衣於善卷條然物外以畢餘年亦可
以窠臼鐘鼎相視而笑也某行年過六十所慕幾何倘鏐佗復
生儀秦再出不能依將軍之樹佩六國之印而空以聃老屈於
韓非知年翁圖之熟也枚叔之譬梁王鄒陽之悟吳王彼區區
者猶芬丹漆况以年翁揆天之手蹴地成河呼啟明以附陽羲
命燭龍而消蟠螭不爲遠矣皇上睠然想望表箋以魯殿下善
病不欲以几杖進卽弟亦不能進芻蕘之言唯年翁重垂鑒焉

與徐竹孫書

不親行伍不知行伍之難也眾志難調囂情未化但以馴習使
其自平至於天人之際情法之所不到雖尼父總干師聖援枹
岌岌乎難者若前日在延寧軍士負病十常五六及於過嶺先

後差池僅如魚齒對之唯有浩慨又如韋跖之徒楚漢異視或
以其酒不以其漿飢馬望蒲勢常欲逸如此朽索亦難爲持也
信州生聚幾二百年無徵調之苦兵燹之懼而相顧羸然如創
破之後入其門闥若無人間有縉紳動亦以懸磬爲解如此宇
內安得郡邑復如信州者乎貴溪之變邑戶折屐蚤知其必有
如此而朝廷欲以武人輯綏天下履之六三所用爲深戒也方
今東浙水師不出衢蘭下路皆兵如使信州不得糧糈安能與
豺虎爭道而馳便當高詠清人林中舍馬與諸將士分袂南去
不知山中荔薜又付誰裁剪也幸寄語諸郡邑略與料理如推
車子如濟風船豈爲私家作此將助乎鉛山名邑蕭條如此祖
臺宜思所以善其後也

答林淡生書

使來拜書併承大貺自揣溝壑獲附雲嶽生世何緣受此隆遇
秦之九二備有五德真老先生之謂矣蚤年誓墓絕意牽絲入
山不深自嬰奇攬今雖獲遂首丘筮魂松下而體膚未完聞風
作楚想念古人惟有悲慨先生以桑梓餘情哀其輾轉遠賜提
誨譬之病馬折脛責其千里窮猿斷臂采其洞聲亦已過矣豫
楚陸沈青徐洵驚舊章旣盡新禍憑仍卽如宗藩一事破非常
之格攬非常之毒蕩之七章其今日之謂也老先生在西粵嵐
烟不驚雲笥無恙六載於此矣方當勒於鼎鍾錫及秬鬯而悠
悠之談以蠅贈璧卽不相知誰謂冰蘖熱飴者某少時不慧老
益迂癡眼耳旣捐神明日惡所朝夕禮斗惟願世當清平保有
殘年以終擊壤而留都江右風鶴疊聞大海頽瀾又何抵極誠
得追隨杖屨下澤欵段優遊里門雖香山洛社何遽稱尊乎三

事朗然無涉輦上備有同心使人持函堅以相誘清翁至僅附
白章不覺神馳感格瞻注

黃漳浦集卷十七

書

獄中與張煙叔書

張汰沃見幾太蚤令吾血淚無飛迸處古人於仁義爛時自裹
血肉今於血肉爛時自裹仁義悠悠命也誰為談者高臺曲池
雄疆廣宇似指顧間灰塵上事恨三十餘不追巢許之蹤捧喬
松之足耳傳者并云天意已回而梅眼未放魚縣獸檻古今同
嗟獄中四十縉紳不如煙叔一老布衣遠矣破涕加餐千福萬
福

羈庫中寄魏秉德書

臨別江渚四顧黯然征鳥厲疾不復縈懷惟送遠將歸聞關跋
涉增其愁歎耳行後羣奸情露二輔坐敗事可稍申而入都之

時攻楊者四起誦經殺蝗動盧牧州之疏而葉潤山又有救章明廷以把持爲疑銷金發於典午穿溜積於平時木朽蠹生宜其然也杖後聖明微有悔端而綸扉諸臣反唇猶昔前此四月召諸詹翰垂涕錦州之戎四十諸賢無一人發聲而陳井研以阻人啟口爲長壽所庇牽連入閣從此當寧確然以爲當辜雖覲雪欲消而風霆不改矣九月中有以祿署推倩翁者已啟事而當道又爲品級不對停其起艸不審此後當復如何前此蔣八公諸公頗共留心比以資深詹翰將散各部堂及爲開府遂抱頭依簷仰面無復饒慮矣楚事敗壞不可言賀李兩將叛爲秦賊武陵誘罪於秦蜀閉門誦經不知究竟何似明廷赫然爲誅舊督繫新撫倖關內道卒無有善其後遼督又與相持就餉宣遠而爲錦州諸所斷東西不能相及畿南齊豫之間餓

賊蠶起旅道不通治平威令獨行於守道縉紳及狂狷鐵門之內耳倩翁不知何時發旆想近時別有啟事滑縣亦持重不能直達計此時禹稷亦與顏老同功聞雞擊楫使人心倦也前親友歛贈已屢書力辭而家人持之不審又堆積以累行旅良可畏心今幸抵都而吳郁翁困於艸場盡爲請貸乃知賢者謀慮萬里不爽藉此異日可復反壁知秉德只能爲親翁綱紀之也

與張玉笥書

玉笥年翁承教又兩月宣遂寂寂耶世事尙可爲天命已有屬年翁以方盛之年膺非常之寄生多事之邦處兩疑之地能乘雲弄鳳翩然高舉者則不俟擇木而栖耳若猶是筍鞭出地未能果自遐逸也顧榮謂張翰曰有當世之望者以自退固爲難弟生海隅又以息陰島外而兵革所徵無遠不屆又近爲輦轂

一丘一壑無安枕處是以皇皇若此約與年翁會於江上而方盤石未有共事之意金正希望救甚殷是以決意西行今新安已破事勢愈難弟獨掌隻身無一援者樂毅田單遂爲古今絕物荷蕢石門又恐不免披髮年翁何以教之弟兵不多不能分出四路管仲九合年翁已得一升能以精良濟我夜飯乎履端已屆元始將新咫尺之箋幸蚤自貢是吾兄弟惓惓之懷逾於促膝也江右諸賢藉台翁鼓吹新安諸賢聲勢必合倚杖而聽詔書不獨伯魚聞其龔曠也仰望教誨渴於苗雲

答林子篤書

捧書垂念眞至拜誅章益重風雨雞鳴之感日市數升米何止丙辰之時今斗米五十錢家廿餘口日需百廿錢雖兩君平垂簾不能望子雲之腹何況帶索枯魚搖木之間乎憶老母在時每道羅一峯客至過午不得飯又云莆中陳蓋臣常兩日斷炊以此爲戒不肖常笑以爲戲談今便當眞也似此口腹長以累人遂使閔仲蒜頭貴於琴瑟嚮聞兄體稍佳爲慰今見書知霍然良可不孝與空乏相宜絕粒七日亦偶然耳不復慮及倏忽居諸如以爲毀者是曾參所致飢於孔伋也家表弟日前已至館想蚤晚間晤慰來賜甚謝酒棗是取之縣中者無所事已拜米雞甚勞伴信九月朔節哭謝謝不悉所懷

與子庸兄書

鮮民何足念誦皋魚之言繹李路之訓仰視梧捲徒自隕淚耳兄翁愛惠無已去歲所貽爲老母目覩不敢復陳今柰何從酸楚中接華美之玩乎昔人含憂方之吞炭道周奭然如噉杵臼耳桃核棗花宜未敢問也廣眞兄晤對日新西南寶氣自映斗

下每想名賢可道胸鬲者如兄翁叔姪相與自是夙緣寸楮數
行宛然如鏡恨百餘里動煩繫思耳去歲過廣真丈見其環堵
蕭條不異吾昔吾既以蓼蟲苦習不慕桂醕而廣真直以桂枝
薰於蓼苦柰何柰何兄翁比復宦澹不愧清白獨令厚弟滋其
蘭本想厚弟饒爲之鴻鵠相將不爲稻粱唯兄翁努力自勵

與劉魚公書

生德之章去耳猶盈登堂之歡盟心未遠而僕忘其白華自抽
宿莽旣乏八韻以和兮風仍缺九拜以敦誼素雖一時愧集驚
還叱牛之聲實千仞罪深難聞應鶴之節也侵晨而出忽適他
緣祇今自籌不審何故始信貧賤之腸難爲仁義抑將姻婭之
好不及友朋寤寐抱慙家人誰讓昏昏此懷洵爲難白矣蚤致
拜又不晤諸兄弟何時荆袒會此良期

與劉魚公書

長安晨夕結想閉目惟省禍過日爲幸墓艸未齊丙舍頽圯昔
爲此羈縻兩腋不生言念唯有愁歎擬一疏請歸倪李二兄爭
執不可不知何時得遂初志但幸主上聖明臣言盡用某一官
何論乎京畿桂玉介石無交家僮婢女作古人饗殮但有愠見
之色四顧無力悠泛難親唯兄堅精可冀倘總帳稍撤蒯緱就
道或一至都門微解憂結吾便促一歸路與兄攜手徐淮作浮
家泛宅故事勝如坐籠中莫放也風雪愁人尙祈晤言伊邇

與陳無涯無技書

無涯無技念吾良苦舍現成之顏闕圖未就之管葛卽使事集
無益秋毫偶爾蹉跎則所喪丘山謂之何哉前月已五疏趣歸
而苦不得便造船放海欲坐岸嘯歌知其難矣我明與周室同

麻非唐季所望衰軼而後猶爲戰國春秋今天子英武聰明同符高祖又有四同與南陽相媲美已從事無拔身之理但此寤夢刻刻在東郭北山唯兄弟知我情苦七月廿二日已奉朝餼克復神州如此重擔何時到家兄弟無可相助當勸人輸誠速期共濟亦仲尼所嘆微管孟子所慨纓冠也監諒千千不盡

與吳廣真書

廣真兄契三百里過此乃不信宿雖有盈門不如蓬室矣春計誠殷然如兄芝田豈須耘鋤乎前旌發俱健力都不及致草草附上此數日雨微下弟方出肅容使行苦迅便不詳書鵬搏信近便此促膝也

與吳廣真書

山鬼有窮老僧無盡從此進之佛力神通猶是魔境吾兄精進忍辱不孝默地混沌施之宙合無復不可也明晨似當過龍嶺抑遲之俟從展齒後慧乎

與金將軍書

金大將軍麾下聞麾下駐豫章號令嚴明賢良諸家烽火不及彼中來者咸稱麾下未覩明詔欲藉雄勝爲恢復之端似矣今天子神武江楚兩粵暨於吳會紳弁歸心不日親征誦江漢常武之詩想亦麾下之所樂聞也諸老有習麾下者皆云忠孝出自天性權變準於時宜以不佞觀之天意已還物極必反痛穢刻於人心明家渥澤尙留天下麾下必欲豎旂常之勳垂鍾鼎之業則今其時也永勝伯師下贛州萬吉人師出杉關二君雖與麾下相知然至旗鼓相當拔旃不武以不佞之意欲借健士出九江操舟東下掃寧國宣城之於勢甚便於朝廷甚

忠於勲業甚大高皇在天實式臨之唐人有云舍十七葉天子不事而事 固豪傑所不爲也唯大將軍留意渴冀懷音

與金將軍書

金大將軍麾下自先數年仰慕芳猷以爲古臧馬之倫需時而興者及先朝蕃錫加以討逆之命僕謂曲阿孫郎復起於今卽五鎮四藩不足稱也比見松滋王稱麾下生平慕義慷慨激烈或有感憤圖一得當爲朝廷之用決非落落苟且生活者僕思念欲吐一言久矣凡三遣使過撫州爲永寧王所斷悠悠道路誰明此心今天子英武明博在高光之間得麾下佐之直掃

廓清海甸雖古之田疇朱序何足多乎人生駒隙藉竹帛以自老旣有竹帛之榮又有鍾鼎之實雖有道仁人猶或爲之隗囂公孫述有何足師天下垂平 已極明家之祚尙二百餘

年僕不憚出山起而佐之先生何憚不用反手之力成千秋之業耶僕輩書生百不足談所用區區布其伊鬱者非獨黎獻共仰和平亦執手追歡出明天子意也

與金將軍書

前有再書懇懇麾下想見之矣王常下江亦是賢者何必隗述乃自爲豪如其翻然便當褰裳濡足與麾下共挽江河而洗石頭之穢以麾下之才垂名竹帛坐勒鐘鼎運掌耳乃栖栖出匹礮張軌之下可歎也不肖拏舟十數日將過星子以濯龍關麾下能出三千人相從雖萬戶侯豈足道哉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又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唯麾下千萬留意留意千萬

招征書

月前一再致書想皆達記室矣新主以高光之才合殷宗之學

禮樂征伐規摹隨手文章性道非凡所聞也台翁起於南陽仲
華山桑不足爲踰伯仲伊呂指揮蕭曹行於台翁見之留都握
手遂合風雲此段精神亦自不偶但不知鍾山孝陵今復何似
晉宋之禍豈吾輩之所忍聞挽回無術匡救無時緬想昔賢惟
有頓足生平羞談管晏今日見侃嶠琨逖亦有慙色每聞秋風
思一奮翼濯足龍江之上恨不能促膝招機部晉卿二三兄弟
與台翁左右麾其旗鼓耳錢塘道阻日有訛言秣陵動靜常如
寤夢王郎子輿誠不足驚而吳越豪傑未有來者不知台翁何
以教之緩則失時急則促節蚤晚思仗義聲以收勇實藉台翁
之靈西出杉關北出金衢東聯海道

盱江建昌之間

想不足以膏黃鉞也乞夫俱未決計皤舊俱有攢眉
必得一當使昆陽無戰盆子坐消非弟自走浙西收合吳會終

是道謀潰成耳聞處囊中况俱鈍錐穎末不見温台上下雖俱
歸誠未有定著必令陳夏起於雲間楊劉發於臨吉張祁應於
金華錢徐動於繡水則連鷄難飛歲月易邁矣

與劉魚公書

聞魚公甚軼軻都是周罪過想知長安信行止不定故不得翩
然遂來今浪浪當如何結局周最不解世情大約雋上是道家
所恠吾輩人只須空山看灰燒火決然持此骨頭博浪不得也
古韃以來不復知公家諸事參疏既非本名想無害今無緣見
祁公談之韓魏公不識王荆老趙清獻不識周濂溪自是動靜
頓殊匪關意緒迥別然如宋人端坐幕索喜怒哀樂未爲呆死
也周出山來雖無豎立於朝家亦無所負蚤晚冀得開籠永矢
空山無復風旛之意近乃悟諸丹訣自希夷以還未有悟其款

曲者意欲借棲雲一菴自築丹室募親友共鑄丹井不過費二
三百金假三年之力仰視蒼皇俯接龍鶴不爲遠矣世事悠悠
無一足語有意之倫俱攫物網濕浸燥焚固其所也長安儼舍
之外煤米便乏又諸種書悉寘常浙爲腹爲目了無一可知兄
決不能來卽來此間亦無游郊鳴珂之樂徒賦嘆而已風波細
軟久當自平不足望意十一月九日黃道周頓首

與黃東崖相國書

聞維駕吉旋已踰月矣百里瞻言千載勝事周獨以溝壑輾轉
不得申摧秣之懷惆悵何極日前拜曹司李書乃知姚永言寄
信昨拜台緘又得劉丁書非閣下垂念無已何以得此於朋儕
緬念往時顛連寢食唯有揮涕幸藉月骨反首正隴爲願踰涯
又安敢聞人動靜去臘隕身百尺之崖肱膝垂折今幸稍蘇神
理氣志亦覺頓盡暗閣下書復生蒲柳之色耳漳南道梗行李
少通勦撫兩字迄無定算周納足箒中藏頭被裏但知床几井
竈各自有命了不動其經營也正月二十日寇迫漳郡賤體委
頓自分焦廬已託野火之下恐出處未明已勒小疏哀請不敢
上質知己卽有不測亦當以理數自安世間何處無顛崖不復
據鼎耳擾其寤夢也行人歸促復艸艸附上卽崑日奉候興居
未悉二月二十四日道周頓首頓首

與黃東崖相國書

拜七月三山歸所惠書令人感歎今諸舌戰想少憇然亦無著
手處綿蕞之前合有此事無足多怪但括江淮以奠四帥鷄鴨
已盡飽鷹難飛前無可進後無所處數月以後將復如何山陵
松楸在人掌中異時揆括復何所極諸山陵使能遂了此乎四

帥分江一左擅湖我輩無一旅能舉其事消萌建威徒恃一史道鄰是夫子所歎才難也周病甚素空疎加以健忘見張問李唯坐江邊看兒童竹弓射鴨爲樂耳桑梓又多事諸招撫者日譎言句引愚罔稍稍正之則騰謗四起幾不可聞世運否泰則亦天也人奈之何塵界中著百里百里中著七尺稍費經營愈碎愈細正復歎氣伸足詠彼茗華耳姜燕老想無歸里行望閣下匡持新命貽我安席也

與黃東崖相國書

得若柳書乃知台翁入直甚喜機絲方棼賴天孫整之不獨星序有光草野餘生亦藉還耕鑿也吳會未收中原無路新安旣陷南紀垂絕雖樂葛處此不能緩其裘帶而使弟酸腐書生理之命鳧搏免古人所爲笑談也收人才練軍實是今日要緊而

徽破以後人情太乖昔日所謂豪傑皆不可復仗吾土軍實盡入滎陽不肖孤身碎掌所招踰四千人殍風吸露以効忠義明旨亦云就廣信支餉而信州士民盡室入山府縣催科徒有仰屋捐助二三千又當與信撫施軍三股分用肘踵俱決爲之奈何今粵中輸賦見有二十四萬吾出勸助亦十餘萬分其涓瀝足佐月糈而委之養威不卹枵腹雖有喬松之術難盡授於熊羆矣月前見明旨已以關外重鉞寄曾二老此駕馭英雄收拾孤老第一善著而旋又反汗何也仇仇不力退遂難詳將使不肖何以自處將士旣知無權則輕玩以生讎敵又知無餉則禍敗立至此二者在不肖受之不妨亦奈何令宗社受之乎朝無正論人皆養交明堂之美揚薪愈沸不知桑梓竟當如何也軍中監紀趙士超爲其父請補金吾此志士也幸炤察之小至日

道周頓首

與黃東崖相國書

東崖先生秉鈞甚善使弟得有首丘之所亦爲邊疆蚤得綢繆今日事勢比之五月十倍艱難五月祇苦無君今日幾苦無民不獨無民且苦無國弟之區區豈薄叔度而師文淵者垂老未死恐及披髮之事耳今廣信以北七八十里卽爲異域弟提數旅手揮空拳以控鐵騎疑童之扼虎亦各其志也而徽州狂叫之士日生異說奸細出入半在軍中今日不去卽馬革裹尸亦不可得耳四千之卒以四分之兩在休發一在饒撫今休發者挫損幾半區區軍中僅千餘人而騎千數逼於肩背不知朝廷何以籌之弟爲前矛刎頸之士屬觀易動想定虜乘之可奏奇勲耳出關已踰月于懸稍來常恐吾創之多賴吾兄持之得

入大安關卽爲厚幸不想鳳輝堂也草草原諒不悉長至後二日道周頓首

與黃東崖相國書

前兩書達合翁想已目及弟絕口不道功名獨以初入關時與朝廷議置行在於信衢二州時人祇知有衢以信爲江右了不著口爲弟迂濶也弟竭力明廣信爲全閩肩背僅有此一重藩籬比衢有兩倍得力是以不憚區區致力於此至信乃知徽州距此祇隔一嶺有四路相通覺前言之未盡耳吾鄉人慣走金衢但稱金衢其實要害全在廣信也永豐有詹自如兆垣俞墨華二父母皆可借重料理本處兵餉又鄭父母汝說徐進士敬時皆實心體國者今朝廷動以臺省獎勞人才至於要緊所在全不著意萬一破壞悔之晚矣弟五千之卒以二千馱於休發

二縣雖不大潰已損二三百人又千二百少挫於瑞洪亦損七
八十人雖殺傷略相當而無大破軍士不大走獨牛明山四十
級爲對敵所得而談者又云不真一身無據十口難分進退趨
趨而軍士之情散矣左右貔貅日以阻撓爲事散掠人財而歸
惡於民高坐不出而笑罵相嗤前自十月初九師休發之
四十日乃有旗鼓相及雖有熊羆化爲鼯鼠矣見二老代理之
命權感不勝而今又杳然不知何日得還清源與素庵諸兄再
啜勺泉坐竹偕亭之上也 破徽後諸軍漏言弟欲出休發遂
併力於此前月廿旬以五百騎守婺我軍距海口去婺三十餘
里稍爲之防至冬至會節寅夜劫營遂爲所躡兩營俱散賴弟
所募樂平兵至乃焚掠而去今初七八間又聞召杭騎數百來
度信睦比隣其所必爭弟以孤軍四面牆壁雖咫尺共事無相

援者逝不去此恐有林貞金聲之虞耳別軍去撫昌者已收拾
安仁餘干上東鄉進賢掃金賊以朱序之業委之國士藉鍾籛
之靈看蚤晚可收而樂平勁卒已搗休宣初九十間報大有斬
獲然未敢信也弟孤踪獨手受兄翁知己之誼不 日夕憔悴
不過代諸貴人捍禦耳初意亦謂貴人不出弟不敢安居今貴
人已出弟可以還矣古云太白不出星辰爲客今弟可爲王未
也三月生一小兒呱呱未字家兄七十 懇弟歸山此情唯兄
翁知之不武不文不進不退昔人所謂怪鳥也非獨怪之而又
呆甚兄翁幸念我老六飛在建宣弟當入關詣候唯垂慈不悉

寄家書

自還浙以來無日不思歸家展墓告祠以畢餘年而時事未定
廟社未安桑梓與天下均未有寧栖之日安敢與奔逃偷樂者

共著還鞭爲千古之所唾罵生平談禹稷不及顏子今日思蘧
瑗賢管仲遠矣當此渙散之期無一番收拾雖吾鄉王墓亦難
安枕擬以七月廿三日出師倘有三千之士可以隨處鼓舞聯
絡大江東西而日子迫近錢糧未措無一千家丁可先應手者
路上夫價騰沸親朋不得往來吾鄉爲鄭家收盡則後事難圖
眾力未集雖此處調募得一二千無益也蚤晚看黃明輔到可
與共募能廓清吳會恢復孝陵卽長揖還山未爲晚耳

寄家書

去歲臘月十九日得解網至今歲正月杪始出都門想二月半
間家中可知消息聖意無甚苛求而諸老苦不放手此自生命
帶來於人何怨原稟烟瘴則在廣西地方便道至家而兵部必
以酉陽相處調酉陽武陵之傍郡意欲相難耳然武陵已死禍
敗昭著朝廷公論久必自明吾至酉陽亦無終困之理家人切
勿以此至於懷也吾從此便道亦可至家然一事未了終是懸
懸非久遠出反自費心乃決意溯江西至武昌繳此衛案大抵
至武昌繳文書身至酉陽不數月可借差還山耳此事如不明
白自關國家事非獨吾身家之憂也諸說好話者皆大家寬慰
之談不必聽之吾盡吾道以俟論定閉戶著書儘可自老非必
軒冕能解人懷也墓上諸石可擇日子平安一一除去每夢父
母身未康寧開襟撫枕唯有悲歎卽欲改葬亦俟今秋吾自楚
中東還也麀麀子讀書進益何如恨身不能蹴至觀其哦誦
當時令知伊父勞苦勿著采色勿作戲語勿輕跳與小人交處
時時讀經典令知道理也吾最不喜人讀註子無益於事反多
一倍工夫切宜省之如心專稍通可從叢書中取劉回說苑新

序并韓詩外傳讀之可知故事又有文氣并讀左傳國語可通於春秋亦不至腐俗也

在徽州寄家書

三朝顛覆矣事宏光而宏光蒙塵奉潞藩而潞藩銜壁栖遲此身卽老死牖下有何顏面生平恥爲一節之士從此遂志亦無所恨但恐爲曾閔所笑耳爲子當孝爲臣當忠無所愧而已廿五日至初三日發婺源初六日至新安欲往金陵當在五六日間此行洪亨九決不可與相見卽見亦無全理夷齊巢許之間吾知所處矣

與內書

此篇與洪氏刻本與內書第四篇大同小異。此本詳洪本略。

思量住居只宜以墓下爲便漳中親戚難爲周旋俟吾解網入漳歡聚未遲耳歷來未有恩惠及於鄉人遇諸貧子可稍稍賑給云冬下送方先生八兩宣四兩或明年止用十二兩請恩宣兄弟有子所謂因不失其親者也前屢寄書欲壁謝諸贈惠而魏親翁又對客入京往還傳說深爲不便今對八百與吳郁卿納草尙二百在陳綠繩處欲盡寄盧丈還而行旅長途未免累慮能盡數壁還免使兒輩負仁義之債是吾所待以食寢也墓前享堂未可輕拆只前後牆基打除乾淨北白出門吾便可歸矣黃任買瓦再發二三金畀之恐春雨牆傾又費事也田尾小橋並遣人料理吾病體已愈諸不盡言人參二兩付爺壹兩尹娘并查之

與內書

此篇亦已見洪氏刻本與內書但少起處五爹以下十四字

五爹戊爹及時培概不及耑書大約吾病體已瘥看百日卽可行立如常傳言上一日問大璫云黃某外間人人推重是如何

璫云它多讀書亦有操行是以人重之上云前日處他太重了
又云上問黃某畢竟如何或云讀書不曉事耳上云此便是朽
儒了大概此後無復重處之意亦無復重處之理蹈仁不死是
吾生平之所自信也前對聖王言東人必爭宣錦又言流寇必
破夔門即賊必入漢中今言言皆驗惜無有爲王上談之者王
上止愛陳司馬至鄉貢一榜盡賜進士可歎今楚事大壞非臣
子所樂談然楊司馬踪跡亦不能終結王知矣吾在此百事簡
省冬春之間看有解網當攜子長登華首峩眉而歸子淵切不
必來諸親戚並爲謝謝十月十日西庫書

家書

自去臘過北司今又六箇月備嘗諸苦念桑梓墳墓邈如天上
賴天地祖宗之靈七尺尙存起居無恙子淵柴敬扶持朝夕勉
強談笑以俟解網耳子長歸想已到家人尙未至京慶子慶子
慶子大爺看管讀書識道理不昧忠孝大義足矣悠悠世道仰
問彼蒼五月十六日在北司頓首

與倪文正公書

洪思曰甲申
墓下乞休時

鴻寶年翁閣下往歲別剡溪時不知躡畿南乃使兄獨賦無
衣然弟亦已病如蛩蛩岨虛決非驂服之具又空卷握錚無爲
也比讀大疏所以仁義緯繡爲定命辰告者甚善當此仰屋浩
歎之時爲百年必世慮經權互宣中於腴理乃知劉東山林待
用之賢非其至也蔣子卿一遇方歎遂奮驥步弟恐楮幣不足
以當杜蘅也國僑有言亦聊云救耳海內人才沉毅雋傑唯有
楊機部而縱之高蹈弟命奇窮久無意人世去臘出行江東與

諸生鑿一鳥道徘徊之間遂至失足直下懸崖二十餘仞幸得
不死又與黃門北司同功樂正子春之所悲啼亦塞上老翁之
所發祭也憶臨行時曾領卒誨云枕流漱石不如喫飯着衣今
遂逃誤至此寧復有洗耳礪齒之樂乎蔣八翁嘗謂僕以酉運
破月建恐不可支周亦以此決意空山終尋君平之業但縣隻
眼看鴻兄鐘鼎出於岱華之上耳今既折肱終難叱馭而墓下
風鶴日聞狼烽不絕若士山阿能屬固守已爲幸矣爲此力疾
乞一休致政府書幸轉達之并道六十老翁三番不死亦無終
日蹈焦原涉呂梁以爲快樂之事也病腕不能多作揭并藉行
人致銀臺司爲禱外附孝經大傳洪範明義二種請正月穀
日道周頓首

與倪文正公書

洪思曰癸未
墓下乞休時

鴻寶年翁見報知始入都魚水之歡上慰宵旰騎聞聲以次
喙說帷幄有人喜可知也去冬道病常恐不得至家及睹丘隴
想望松楸始悟生還之恩隆於蕃錫草木狐兔俱監此心初夏
來遂成怔忡耳眼昏沉神明漸廢又飢戎薦至婦子啼號南安
之寇初平浦西之亂復作流賊焚掠去墓下不一二里中澤哀
鴻遠依廬次瓶粟已罄頰飯難週康成之里無名孫期之鄉莫
恃誼不敢舍王隴以入城市不知過此將復安之也世棄之人
呼策艸木無復動理不知當日田子春太史子義何以屈成壁
壘行成騎伍巨靈之手非復雞跡之所能模也姚二存後來之
彥氣誼最真依依於兄匪朝伊夕不知兄何以教之二存使來
適賊稍退聊簡荒札情緒不倫聊鐫晶章紫帑二方附塵左右

并問馮鄴兄起居如何八月八日道周頓首

答倪文正公書

洪思曰癸未墓下乞休時

鴻寶年翁九月初旬山中得讀大司徒諸疏諸喔咿者真婦人耳天下人材止有伯祥次則予子今乃使子卿先之愛騏驥者引譬於郭隗也弟抵家伏枕墓下蒸濕侵尋下部遂痿不任屈伸入秋胸膛大作痛倍於往年七月以來盜賊鳴張哀鴻嗷嗷幾使孫期不能保其豕圈鄭元無以安其唐肆去冬三疏已下皆不及知家僮回以八月十邊始抵廬次賦雖稍退而病殊劇便已絕意世途銷聲隴首陳臥子乃兩書嘲讓曹遠思鄭本作李寶方至以為偃蹇丘園辭色俱厲如此穿衣喫飯再不由人枕石漱流亦無著處也世路即不以廉恥待人士君子當以廉恥自與

厭浥之詩似為道周發興耳飢戎之後茗華鮮飽遣人入都亦甚不易不獲已趣前僮再疏冀得一當終老林壑而已臨楮旁皇道周頓首

與蔣八公書

洪思曰癸未墓下乞休時。洪太誤作與范文貞公書

去冬疏上已得溫綸而中外無知者信天末之遠也六月始見召對恭紀至八月家僮乃回接閣下書時做鄉賊正嘯聚哀鴻嗷嗷周坐牀箚中與逃難餘黎相對唏噓真不知世上更有江淮兗豫乃知身任四海者憂患更深耳八月後纔稍平鷹眼虎躡不能盡變終當復來此時得保松楸為耕鑿餘民秋毫皆閣下賜也自六月杪不復出尸下體益委頓動轉不得帝與筮魂為望已極諸悠悠者謂偃蹇丘園有乖臣誼以周之意老病殘

軀終難報効但爲朝廷存禮義養廉恥使簞下無狗苟之人以此報効朝廷於臣誼無所闕者而談者又謂單薄徑遂無以結讒謗之舌自度生平與物無競諸睚眦者已見歟於明神伏辜於斧鉞今諸元老抱鏡當心總千山立宦復有得騁其說禮六十不就戎行明年是矣雖下愚無似亦欲掩關尋周孔之渺慮繹參軻之遺說即使閣下哀其貧窮勉以榮藉然二人已矣雖列鐘鼎羅牲牲無所佐其七箸古今賢達掩沒艸莽者何限何必以無田不祭動其悲皇也周自審已定雋氣靈心妙才定志必屬倪鴻寶馮鄴仙二兄乘此雨隙脩葺東疆料理車營教練鬪士防東人之再逞專責巴蜀順勢以討荆郢循古者秦吳破郢之道陰移沓渚之舟師以奏長岸之偉略然後收拾吾輩東之高閣示炳文蔚章之不足服也究竟成敗不存於寇禍害

不發於邊疆周輩蚩蚩餘年幾何仰藉帷蓋之不暇而波瀾贅說過矣過矣諸具疏中乞得一當幸鑒念焉九月六日道周頓首

與盧牧州書

聞足下至浙東喜溢寤寐不獨聲氣可通亦形勢相起也會稽阻於長江欲取吳會非勾踐之志種蠡之力不足一騁要當選其精良西渡禹航從吉安廣德上撥鐘山猶或可及耳弟以空手呼兵呼餉於無人之野信州自聞徽破比屋入山無復雞犬索米一月不得千石供四五千人之食此外曠然量沙談梅無一是處足下擬過其倫又以非堪見薄近見曾二雲見代之旨體貌隆重如鴻易燕但不見下忽焉掣回想此危疆非人所樂疥癩駝載鹽車終無交割之日也徽睦相連一重門限除是天

下愚人負輓到此無由晤足下吐其伊鬱耳連日出師在發源
上下與角逐雖破竹未成而迎刃將解不知海上長鬣誰當
佐其短長者武人掉舌終是捉影捕風龍涎雖香要非朝餐所
服矣以王上聖明羣賢畢力而獨令天子憂邊中原奧窔日尋
被髮孔門三尺安得不道桓文乎粵中輸餉二十四萬福京自
徵十餘萬而僕不得仰其涓滴安望復詣吳門問白虎之氣今
亦當與吾鄉子弟撒手懸崖耳沈有蓀幸託宇下甚佳後來可
與共濟敝門徒徐柏齡甚承盼睐業與一銜俾爲軍前措置些
子儻得支持過歲亦是朝家之福不獨吾輩共襄大業也因風
懷想不悉依依

答蔣若柳書

癸未乞
休時

八月家僮歸乃得稽首讀相君書何垂念溝壑之深也自少疎

逸譽尤日積腰領膚髮幾不能保幸藉相君覆蓋之恩吹其餘
灰假以微息俾從狐兔歸首墓下又讀召對恭紀之文繆承颺
言動明主之聽海內傳者謂一天雨露全爲枯芝此誼不聞亦
數千載矣道周以孤貧殘生垂死而得之雖千鍾九鼎不爲過
也欲於此外更盟起立譬隊葉之望寶珪朽株之希匠石不獨
想念不生亦情理俱絕矣盜賤縱橫孤居墓下報人不知惜才
改正之意反以述旨繆誤見譏跼踏餘生唯有傷歎近以苟且
撫定稍稍蘇魂問日邊之信存中澤之音欲再乞恩終老丘壑
方今鷓鴣成羣騏驎溢圉欲以病駒怪鳥強溷其間徒足以煩
庭氏之朱弓發圉人之一歎卽欲擢筋洗髓勉自報效末由也
矣自去冬歸臥墓下山氣蒸濕下體遂痿勉強扶筇不能出戶
限霜蒲震柳重以斧柯雖灌以金液不能責其強立矣小疏委

出至情幸相君垂惠俯悉彫殘萬里離家動止不便容其待盡
山下保此遺骸亦相君賜也艸率空函謝謝九月六日道周頓
首

答劉念臺書

洪思曰或疑作倪鴻寶
癸未子在墓下乞休時

獻歲以來再拜教音百日之間風雲千變上載元微總非艸莽
之所與知講幄封疆諸臣不得不受其過唯藉兄及二三偉人
剛柔微彰克聳厥後耳周之薄劣先生所知遂初以來絕意人
事不圖朽艸化爲青螢三月展誦新詩諸肝鬲深痛者未嘗不
頓足撫膺感而欲涕周四顧無徒誓形問影想亦海內之所共
諒然天下事決非史魚於陵之所能了吾輩學問亦不宜以是
自著也長孺元成之風自當以此還之言路必爲躍治者開此

不祥又輒然悔其多過矣自去歲十月以來低回二百日豈有
他途沉吟自誚雖誦詩豁其心眸終復喟然長歎天下事自在
偉人持要挈領讀書知言又在知人安民而上如舍周孔詩書
而外別有神方是亦庸醫之所反走也吾鄉先輩經綸夙治又
與兄晨夕上下魯陽之戈折箸相成弟以擊壤餘生仰慙古人
近愧劉尹自寢處墓下以來兩膝重濕每值風雨將作輒大發
悶時復刺痛不堪步趨雖荷殊恩難於自奮周素不作假而世
人恆以迂誕見督唯兄知之如使周輟柔翰能以強把大戟與
假面抹額周旋則是可前也如猶書生者量已量世何可不蚤
弟亦休矣

答劉念臺書二

洪思曰必癸未免
戍歸江東開講時

斯道無限願力易窮至於暮年止得怡情山水誘進來人留些
少清輝爲現前受用資後生探討耳伊川歸洛下元晦還西山
其成就與當年亦自不別晉人亦云祇有動靜之異原無優劣
之分也先生道貫高堅非復前後敢望然云古來傑士磨頓之
後鮮有樹立此田畫所進陳瑩中者恐元定晦翁聞之中卻耳
君親之外唯有師友做鄉闈在天末模範難追又以老鈍蕭然
自竄聞大教迫於警枕病驥扶鹽車不離鞭策亦頓蹄思起也
前兩次寄扇頭凡七言八章想都見之嬰兒誠笑動成黃葉以
爲俎豆則不可以佐長者捧腹則有餘也

答王忠端公書

洪思曰甲申
暮下乞休時

尊五年翁冬仲從何元子處得拜手教天上貴人乃念窮交一

至於此真可以塞破屋子也弟乖蹇自放無一足述而次公親
造敝廬錫以言詠每讀其論著想其興懷晝夜味之河漢無極
也弟病廢已久僅以去夏稍蘇得一晤對過此遂頽唐不能出
戶想念吾莆後來諸彥龍驥騫騰非復老馬所望亦樂一見之
開其胸眸也天末間關遣使經年每發一緘頭鬢盡白天上蒼
茫不分遠近但言萬里三月可度猶云牛女共在東河也去臘
出行至江東登高送遠偶爾失足投空直下幸藉台庇頂踵俱
全而神理摧積不可復藥至元正杉樵猶未去手私念天意未
嘗投艱而孟門太行無地不有世以敝屣相捐周亦以敝屣自
命傀儡落線事事笑人想唯尊兄知己發其悲痛耳天下顛隳
甚多匹夫納溝無盡周於其中猶之塵黍何足動達者言念乎
語云鬼神有不護之身君相有不造之命僅以右手力疾艸疏

乞休年翁幸爲當道愆思知九折之肱決難叱馭已溺之灰不復思然也秦蜀楚豫於人身有何干涉非棄置所當言亦非所當問悠悠鬱鬱俱託彼蒼耳穀曰道周頓首

答趙景之書

嚮在靖海寺承賢郎過顧七尺玉立望而知其千里也是年芳禧盡在桂林數問賢郎及陳明卿子無有晤者今又病絕尺一往來雖臥子諸兄亦寥寥曠疎林下老生得與狐兔共尋正隴自謂過矣新詩淵暢教誨殊深亦作八詩錄諸扇中骨節音響皆無一似正可發一粲也兵荒無措處遂借一封附虎尉者去生平硜硜四壁自逸值大事輒縮手不知當日田子春太史子義何以召衆卻敵呼答如響正無柰何以匡坐彈琴消之凡古今卻掃彈琴者盡無聊賴非別有神智也一笑謝謝化州公文章政事驚人如許并與賢郎致聲謝謝無盡

獄中答盧雲際書

辭墓遂出門不及再奉慈誨想念長者循萬石之渠蹈彥方之躅以師世淑人羽儀鄉里待時而動此樂何極古人云千將莫邪必有一缺蘇門柳下到處傲人此刻鵠畫虎伏波所遺誠於子姓也舍生取義旣無益於君虧體辱親徒有乖吾素耳雖云由命亦學問生疎之效也今兩月以來尙輾轉牀簣未能坐立視陰顧影日晷無多不知何時能反空山以畢學易之願北風時作鄭本作南羽中夜泫然感念贈贖宏仁非誼所安已屢救家人隨分拜壁而親朋未晤拮据爲煩猶享白魚以醇醪無濟於解網矣魏倩老何元兄想已出山諸親申悉惟致謝十月九日道周頓首

與張紹和書

兩載未能造候貧賤困人一至於此筆人持先生書還不見遇
又失報問道周自分棄置唯汰沃能容之亦惟敢以此容於汰
沃耳按筆人以下至此鄭本作日對俗儒問舉業入之太習則太癡猶學周旋人曰作拜跪久當見驢作吏見糞如羹也
四字但冬涉春家遂不能具石稻婦當無禪母當無裳登到虛
無與天作岸如何如何少宰之喪不遂奔赴要以磨鏡非宜一
縑難得兩足十寸僅能街頭日走二三十里過此以往未之或
知桃花初脫谿下無人何處井上有一李半李可開枯咽除糟
李外又成鶯鴂欲託銜其甘根恆恐蹙然獨步而反也天地信
太闊不審幾時行到芝山雲社臨風貢悃曷悉相思正月十八
日道周頓首

與張紹和書

汰沃先生抵家既逾月周末候興居疎嬾之病唯先生諒之也
長日落落如棄世人未知世間更有何書可讀晉兄著作近幾
多乃使弟不得領其毛羽遲候入漳先拜仰弓次脩元方之敬
也薄儀少助劖劂柰何磨之寒冷良用自慙乃令人不敢與干

秋之事見三月之外原封宛然便不敢再塵筭篋慈谿君並致

洪思日時子寄刻資助紹和刻七十二家紹和復書云承隆賦
意深感遠忱第世間無翰林先生特朱提贈人之事敬附壁返

與張紹和書

洪思曰時紹和失
偶子作書慰之

紹和先生聞有杵臼之慟自夏五而今遂近百日道周乃以伏
兔窮猿自懷傷涕不得一望總惟灑此滿注如何如何紹和亦
於世間取何等寶而為造物之所靳吝冷月淒風不過欲聞幾
痛句耳知先生不傷留許多年厚奉伯母安仁閒居之賦當不

減於射雉也他人值此要亦常情僕嘗臥齋頭近千日盤盂半
可勃銘而闕脫自遠誠慙於衷自盛伏渡海中感暑病風奄攝
數十日初秋來浦又病肺言不可出欲作悲秋嘹唳之音誠非
所長故宜爲空胸自鬱未解今先生之何如巨源識度蚤勝阮
嵇但不知窺牖無人而後能遂忘情否耳僕寡特餘生與六親
澹泛自顧一身飄泊塵海獨居廬舍無似人聲動二三月如先
生商音漉絃猶似爲有曲折如僕者喟於廣野豈有人聽之者
乎仰視雲樹消其寒風伏惟舒豁

與張紹和書

洪思曰時子奉旨將母歸家適紹和居武夷山中刻七
十二家子過富沙不相聞知紹和遣人奉書來浦中

紹和先生手翰到甚悵恨作此艸艸不及問青谿之業致令猿
鶴愁怨更何顏面談人間事乎周自去秋便杜門唯春前一出

荷天地隆恩以通籍未久脫於贈繳此時史令方嚴而周冒昧
獨請遂還山阿爲人臣子得此生成真不知骨血之爲吾有矣
仁丈飄然決幾獨蚤覺林宗子龍猶有徘徊顧瞻之意此番出
處當以足下履齒印鎮一世無疑南大中丞晤之三山兩日之
力僅一拜轅門而去承惠至極注存之感又以此得紹和動
定萬里冷塵唯此半晌稍親溫火過此復爲飄葉矣館席雖啟
甚爲時輕有意思人切不欲就想弓甫知所自擇閭門晤文起
文起亦多致意仁丈他貴人不易得晤晤亦不易啟齒落落石
玉周與翁丈素所相向也今人極難別識乃不如別識古人之
樂周仲先如何品題當今周在吾家文強而下兄在申郭之間
如此吾知免矣晉郎吾之肝膽何日復入懷中卒卒未申一候
臨楮七魂俱往不悉媿負謝薄儀致上引意

與張紹和書

秋來稍近煙墨每一搗管唯聞猿嘯取凱甫行狀讀之增其酸楚耳臨於悲風擬作小傳於此取之今為集引表碣遂渺莽別道一意不足以寫凱甫要令凱甫為風吹其棘心也秋後當強步一訊天柱之巔念凱甫南巖時雨落花飛猶在昨日不得不歎銷聲料人情意所屬定非悠悠者知不識山阮復當何如自凱甫沒後來彥淵嶽不得不歸謝瑟甫未知瑟甫可復往來乎

與張紹和書

洪思曰時何喬遠上疏薦紹和為預脩實錄奉旨部覆紹和時答書曰近所為變籌出處期望變者過奢變年過三十便對人說鴻真豈其雙鬢盡班忽爾作雁鷺意萬萬無此不韻幸兄宜露此情使共知之

何光祿疏已下乃未悉君意嚮得戴觀察書亦云紹和仰視白日非遠奈何附人雲中僕意亦爾爾今想當置之也林宗伯晤

中亦躊躇未可定欲俟君意詳議之大約艸廬白沙不可偶紹和未應輕就人車命姜神超鹿鹿猶自可紹和似當曠然僕入世來久益俗為文法所繫想念碧梧青霜之下如三珠樹不可復憩

與張汰沃書 真跡補錄

汰沃先生時在南巖籃輦往還無舟車之苦出從三洞入擁百城安石常云如此去夷齊何遠信然耳都門物候百倍異時樊籠之鳥又無水餌四顧毛羽何以能全 據關內日益固雖窾卻可導而批擣無人偷隙視陰不濡不熱自唐宋以來泄沓之態未有甚於今日者一番人馬百種元黃昔人借催官之符今日資翻案之手黼座既心薄外廷廷臣又不圖心競意氣既頽精神日靡而天子猶徒以文法督責之病鶴休糧求其飛舞

豈可得乎小小兵譟輒戮撫臣不切工程動夷長者自今少年亦無復喜事之人驕兵終無可制之法目下事尙可爲而措置迂疎瞻言千里大臂之指責甚提刀一法之繩資其汲井良亦難矣夏至雖熱非所憚大兵雖集未滿四五萬尙憤憤未有進取之策養之異時又成烏有不知冬下四體更如何耳登樓去梯爲策已遲辭墓依廬悔之何及唯寶重萬福朱節菴恐已出不及寄意三華同此並荷千日朔後道周頓

與張汰沃書貞跡補錄

元正滯海外遙候興居想都清豫萬福弟遂患病痿右股作痛不便行立左臂亦悶麻如刺所少未聾盲耳信比如何倩翁前寄來今又十日許臨德動靜宜可問否畚鍤又復來未能開筆晤時謝倩翁更遲報命也廿六日道周頓

黃漳浦集卷十八

書

答葉文忠公書

洪思曰蓋葉相君向高也時黃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文忠公憂其柴毀也有書來用作此爲謝附游支提者在

二月望後人還致慈誨跪陳賜奠慟絕牀前某以艸莽過承厚恩母子間關披睹日月生遂首丘之歡歿邀北牖之間誠不自圖膺此齒遇某自早歲絕意寰中屢泛煙波尋死物表直以老母糠覈難終捉鼻就人償此夙責於今已矣含暝之後救斷水漿冀得悠然栢捲泉下七日不死迺復幸存今遂經年瓜李復及緬思往時板輿都下望老師之歸塵哀黃鳥之莫載入門對泣伏枕褰衣豈意歸來子舍未期成此窮鼠傷哉命也如死可

贖人某必以半百之生代吾母大耄之命如死可再死吾母亦必以某代死之命贖諸賢者已死之生今乃令諸應生者皆死應死者猶生是某所七日而後以泣代漿者耳去冬師母歸塋某出哭已久而栢下風寒無有動理嘗望北斗禮此函丈近唯海氛日波月漲四壁之軀涸鮒相求鐺底不存頰飯莫續中夜出墓噉然大號誠不如蚤歲豁然辭親離家孤泛烟水時之近於道也釋子千如將過支提附致謝謝並候興居萬福外繫帛章四事哀其貧薄道阻不躬

答鄭元岳書

拜書知吾師已至留都爲朝野私慶天子聖明以根本爲憂禹績自在豐芑何必宅揆乎周比苦未得歸誠不忍張目見諸邪僻與日月爭道天子明明以虞廷自將諸臣明明以斯高報上

憶在熹朝權璫操柄尙容七十餘疏颺廷孚號今乃以應詔求言之令爲監謗誅誅之律每念指摘浙事顛倒縱橫何異指鹿爲馬時乎標逆案以護逆案搆科場以證科場如此心蹟嬰兒所知而常癡詫以爲三昧在先朝中不知何者爲比士君子讀書致身帷幄無攻擊構鬪之難無騎虎難下之勢而一旦決裂遂至於此鄒智羅倫往蹟難追三百年讀書種子於是幾絕矣浙場論題只剖義利宗依堯舜引伸二程之論耳遂以爲怪僻不知天下明達者安所得不仁不義之言而稱之如此舉止是有宋諸奸所未敢遽下而今皆明目張膽行之良可痛心周早歲學道廿七始就青衿於萬物無所憎惡然旣委質事主不得談方外糠粃之論今天子庶人一切以仁義堯舜爲邪說則人心敗壞何所底止去歲南中臺省摘一學憲此中無識遂指以

爲浙闡線索叢毒百方周艸野出山誠不知人情傾險一至於此今惟有一去無所復關人事但念聖天子英明沈毅爲此輩所誤使熙豐之事復見今日早時輕詆子瞻晦翁爲露圭角今殊悔其痛哭淡於賈生耳秋中想可得歸天子旣釋雲間則來茲冀無他禍猶恐諸無所釋憾者以周爲狼毒之木耳周病去不復挂口老師千惟珍重涵宥不悉

答錢機山相公書

自垂翼于飛而後天地日就崩頽凌遲十年遂無岸谷雖云時會使然而奸回崇獎黎老播棄彼人爲之貽我君父何可誣也南遷之倡方新當壁之檄四播法旗不舉義鼓寂然鄭如水湛定之量短於用師路皓月拓落之姿猶堪鞭策而相顧栖遲謂江左之夷吾辭中原之管葛乎人心方寤逢旦則新從來昧氣與新君更始元良朝夕正位留京則禮樂典章宜出先生之手人心所係旃旒以興側耳聽之更脩孟卓之盟扼越石之駕湖流東上劉賊必西奔然後北扼清河西扼湖口暫紆秦晉徐收湖湘進不失桓劉退不失葛蔣拔刀斫案出輦畫圖在於今日矣誠使宗祏可鞏必無五王之慮若令哲人接履猶有啞虎之嫌艸野啼噓聞見不逮河山脩阻投袂莫從望風慨然噫其泣矣某不勝臨楮悲痛之至

答陳明卿書

明卿年翁三載契闊而三接教音幽人天末了不能酬明卿呼吸上通聲名下遍猶念南方菰蘆之下有黃生者北海之思孝章扶風之稱謝該亦以潤其齒牙非爲資其羽翮也天子聖明休風日扇圖治有漸爲政在人伐木之聽和平小明之與正直

每告同志兩言而已前徐霞客來持素縑不之敢領瞻望神骨
知爲異人夜闌秉燭談鍾山採藥之幽聽雁湖懸緇之險如逢
明卿啜茶天台勒銘雁宕恍惚魂交識於寤夢也廿年以來僅
成一書聊資瓊覆外唯加餐萬福有教不盡長至後道周頓首

與張湛虛書

湛虛年丈龍鴻襄天不忘魚鳥溫涼變序尙憶綈袍去歲秦蜀
之惠於今三年使我悅艸之情重依覆被灰溺餘氣忽焉生煙
溝壑斷姿居然資績誰實爲之莫測化柄之心何以報者猶有
同澤之意弟自起艸以來藝松永矢嘗稱逸少之器十倍淵源
舜卿之才萬分德遠將由深淺異量故舒卷殊方非謂宅平之
勝於居險也邇聞警迫我京陵自省餘生誼難偃蹇遂以蛙
蝦之氣謀及蒼旌馳驅之懷通於罔極輪蹄一動不可復廻顧

念小山啜其泣矣杜翁云在山泉水清清則可鑒看髮出山泉
水濁濁則不見面目比來四旬始走三千餘里自顧面目不可
復認寧當從年翁辨其纓足乎雖退鷲伏滋雄烟火初灰
燕雀復集堂中湯藥非棄婦之所宜親厨下燎焚又非遠客之
所及搏行行不已意欲何爲年翁想爲宣其驛霧也嚮在枌榆
適聞司馬前命天下方注其雲霓今日需才尙有建牙來章寧
可較其邊腹乎人心易散才且難求格心之業旣落空談聳後
之圖尙資廣德屈指宇內心膽識量推我年翁智深勇沈有力
有德過都歷塊似此無多年翁蚤晚趣裝弟當從之爲着鞭矣
堯舜之朝叢求元凱一木大廈四顧誰鄰正恐萬里投身爲穿
突之羽也歲序又更時數堪虞伏惟年翁爲聖王蒼生千福珍
重

與魏中嚴書

入都途中

前出山時姻翁有勸弟遲行之色真遠慮也弟以風濤無復寧理安枕頽流終覺未安艸艸動足遂兼壯罔之忌正不如吾姻翁識力福力坐鎮一世耳過鎮江東路似差可行然士紳共趨亦甚凋弊利國驛而上亦復如此云至北直則中貴怒馬日千百輩鞭撻所施不避甯越悠悠世界雕琢盡矣從江心望睢陽上下塵莽蕭然終日不見一騎便似絕域如此半年則南北形斷加以光固之間土寇見告壽頴之際勢無安臘瞻鳥跂鹿我勞如何已一月不見報楊文弱儻奪情天下豈有人理劉念臺極得出處之正林紫濤脩邊疏尚未覆亦未審情形如何弟歲暮恐未得面恩決意得請不知何以報我親翁者徐孺之告林宗每懷勞念

與魏中嚴書

夏中得姻祖太夫人訃榮哀之懷忠孝之義在罔極中同此疚心而補袞言旋屬續視履非至性通冥有難得之君親者矣天祐格人誠孚粉社睠懷蒿蔚何能不悲每念先慈茹荼擁絮垂八十年不知鍾鼎的爲何物九原相遇雪涕如何弟守廬不終聞鷄破戒移勒之痛甚於絕裾入夏以來追惟往蹠誠欲碎踵灸踝以答祖盟而身旣投籠烹割隨王髮膚身體無一爲親乃知閔騫在汶之義深於神禹也中原塗炭旣八九年哲匠括囊又非朝夕匡扶勝具唯有親臺而又遭回泮渙如此左史所譏甚宏徐孺之戒林宗準其遺言不爲過矣上以誠求下以貌應巖廊邊圉一大戲場至於聖王之所注存則孟浪愈甚師錫鉅典遂成呼盧不知蒼生更何所繫屬含淚向別人正不如墓上

自家發涕耳孫上苑沒羽於漢陰薛韓城收功於副墨放狙方
去蠅集又來加以義馭遶城軍容南討邴父藉此以奉爪牙司
馬因之而生羽翼雖陳張斃於桁楊而烏巴留其梁笥終風又
暄曷日霽清弟以狂瞽疾呼屢瀆不測恃有天子慈明寬其項
領王餘半體之魚枯楊復生之梯戀戀感思亦已未矣江淮稍
靖決計賦歸晴乾淋頭度之已審想汰沃諸兄亦度其底此也
擬作王母誄以荒拙不復能莊輒爲四詩以當一慟并附絮炙
先於束芻唯親翁諒其疎率也小疏艸附請正不悉

與朱節菴書

節菴親家萬福屢蒙大教開發慰藉常有夜雨連牀之意弟之
疎鄙兄所習知然自磳磳不解好醜四十嬰孩嬉笑膝下不知
世間纏組的是何物而鄉里貴人強以是踢蹴四月入京者造

諸不根使人聞之憤悶欲絕此輩人只欲自作官耳何苦必以
弟爲薦席乃爾今春母子日夕依依想望家信不至而此輩突
造飛語迫弟爲不得不歸之勢嗚呼此人豈得爲仁者乎弟視
一官輕於蟬翼但以老母遠來未能脫釋都門勉強栖遲視月
如歲又生平讀書稍近宦澹豈爲腐鼠弄其齒牙而此輩識癡
終有芥蒂弟亦當遠領空闊避其矰繳但四顧親友無一心期
仰視明月下而顧影真不禁其蕭騷耳生平身名母子區區遠
託聖賢近託足下何由促膝吐此言懷六月二日道周頓首

與朱節菴書

節菴姻翁道遠音稀殊勞懷想也別後甚欲歸棲遲於此遂復
孟浪從人作兒童之事今已如此悔不可言想兄丈徐觀一二
年然後搏飛利見免此目前危疑之苦爲樂無方嚮出場時人

人欲歸既場後平復相安無事燕雀之識大率如此今漕河已涸流賊日多涓涓不塞勢已襄陵當道諸賢總無有商量此事者不狂不狷世上定無佳人兩日以來物情大變白馬之禍恐復生於今日邊鎮大臣不吐不下中閣執命勢不能及糧絕於河餼置於庾思東門之外青果乾蝦真如麟鳳之脯矣止爲一日浪浪從人取此二年日月煩悶耳

答何元子書

別後奉手教得領易旨自非先生誰復憫其顛頓曲示繡引者生素疎迂晚益忽忽不能多蓄往懿推探奧義二十年來仰鑽羲文一無所得每誦程河南傳序輒自興慨恐終寧於辭理也微言久絕天命先生總其條貫使羣儒裘帶有所領袖從來作者得其冠冕昔鄧汝極作訓自命爲翼迫於尼尊今先生作翼

又名爲詒遠實逾於當陽矣中間采妙言斷辭要非王鄭之所希及至若溲渤附於山火隻言片羽頡頏殊前都自慙其白頭實無關於至理也周自焚硯以來日就頑鈍又見書極少心眼不開少年常恨性靈不慧老來又苦學問無多不知捨此兩者更何處得到頭田地如嬰寶落工夫從兩漢上沂杏壇猶齊魯之於燕市比於鷲域較近萬里矣每想先生坐開寶藏間出彖珠遇其得意真使紫陽諸公向門乞火如周者又何處獲其七箸乎遼環前實浪譚當塗所謂虛誕詠業又滋罪案知已所當瘞藏先生念其藍縷并履露漿已爲厚幸奈何脩裸人之文繡颺渾沌以蛾眉乎吾鄉銅海困於紅唇上下喁喁仰彼鴉音狐兔餘生見人艸伏時有知舊惠書一切以筆冢謝之獨於先生瞠然絕塵誦其書而輟嚶鳴疑自以爲不敢也艸艸布復并無

敢候達者想自以情法之表廣錫善類也

與何元子書

洪思曰蓋出都
在戊時所作也

藉庇姻翁得開一面猶以禦魅周此餘年誦候人之詩歌擊鼓之章未免慙其維咄歎此南行也稟意在嶺西而典午竟置之西陽勾漏奇緣湘沅足樂從此便道似可省家而東風泝流西上武昌不以爲遠一以畏此簡書一以消此睥睨白首長征知骨肉之所與念也去秋聖主傳問念臺之清壯其之博以此開示綸扉無有應者閱數日銓部乃以銓貳副念臺元正上傳乎師以爲可用亦無應者宜興乃尋以復官得請日月自是光華煙雲饒有籠絡某幸邀解網而雷霆餘音號號愁人去之經春猶有厲色不知此流復當何極也日者竟大漸開言路稍振起

廢之旨再申清獄之音復見海內喁喁頌功陽羨實自聖王本懷非盡補煉之力也武陵去酉陽不三百里周挺身其間能無器之梅州之懼陽羨雅意勸某徐行然臣子蹈赴無所復避庖厨懸命何獨五溪有此毒霧乎天下推轂東翁亦爲丹霞壯采漏濫之餘更爲得一吐氣天誅武陵帝殛韓城吾輩蕭然俛仰無負富有日新豈必繫於鼎足乎已南行亟當趨候杖履而啟處未遑情爲誼奪想親翁諒之蚤也三月朔後一日揚州解纜弟道周頓首

答夏彝仲書

彝仲別後杳然亦以王恩未報空山難臥而奇窮創出無一日得離牀蓐而顛墜傾覆隨之去臘試步江東失足縣崖輾轉三十仞遠邇觀者咸云齏粉適借兄庇正墜石灰窠中頂踵粗存

而百節俱痛從此不樂問人間之事矣生平擇地急病讓夷而太行孟門隨地湧出去秋逃聽不知長安動靜亦復云何僕生平無競而吠聲未絕就陰滅影古人所師安能從軟香塵中辯溲渤之氣乎知險知阻不出易簡之中多懼多凶亦在譽功之內唯有遯世聖人便宜太過今日使人悟嘉肥之晚也前疏奉旨後宜再請以道途遼闊做鄉土寇縱橫不能應時而發恐當道以爲偃蹇今既手足拘攣動止不便安能以三折之臂謬附良醫乎長安聲息固非野史所敢問亦有老人所不可不知者瑗公幸稍示之外附孝經大傳洪範明義二部不盡言懷正月穀日道周頓首

答陳相公書

洪思曰甲申正月
在墓下乞休時也

去歲八月得拜閣下書欣慰不可言又得召對恭紀所推許誘掖非所敢望起枯廻生遠邇同歎以昭聖德傳之無窮非爲道周七尺斷溝朽株而已漳南元末魚雁不通自去歲秋前隔於秋後撓於寇警道周居空山與狐兔同穴雖奉溫綸近一歲皆不可聞知每遣一使動須經年發一空函頭鬚爲白去秋後又聞禁嚴拜疏迢迢而反今遂三年矣獻臘祖道出江東偶臨層崖持杯失足顛墜二十餘仞之下遠近聚觀以爲必無生理藉閣下之靈神力所護正當石灰中不成薑粉而左腕左足百節酸痛以杉樵夾之逾月尙未能痊生命奇窮幸脫鼎鑊之下又羅溝壑之中皆于死而一生人理所不經涉諺云鬼神不護違時之身君相難造窮人之命豈其然乎匹夫納溝阿衡所歎以不肖顛頓如此宜亦有道仁人之所垂憫也方今豺狼載

道豫楚秦蜀全藉鞏持至於傲鄉浸成焦爛歲月而後恐與江漢同波道周但仰抱松楸俯其餘黎號呼穹蒼稽首出血於斗極之下而已區區隻身無須他物但乞餘生得守丘墓而體受全歸未投魑魅之域皆相君之賜也萬里聞禁僅抵空函統惟覆蓋不悉瞻依道周頓首

答陳太史書

洪思曰癸未墓下乞休時

分榻以來遂五載此目在沙塵中無一日明淨終風之詩誦之潛然墓下未嘗見報時從諸生知其影響徒使頭髮朝夕白白耳兩歲前兄有書勸其栖遲不圖巨鱗困於香餌鴻寶雲儀又逢輕繳魑魅喜人過亦遂至此古人所以抱膝而歎也有鄒趙而開楊左之禍有文何而開陳鄭之釁安知賢者固不利人國

乎每讀子瞻寄錢道人詩為之中夜起而頓足即不能負劍開槩以滌豫荆使吾黨發其醜顏亦奈何手扶鼎耳坐觀鸞孔雜於鴨脯平嘉善想亦歸天下蒼生竟當活於誰手明明天子不信詩書之效此數十年來講筵諸臣不得不任其過次乃邊圉諸臣耳一病當身百藥坐盡溲渤登筵則參苓灰死矣兄此時視僕猶有起色者乎墓下蒸濕腰膝大痛每值風雨輒酸楚不勝自去歲承命半載矣作一艸請告未能悠悠此情非傲非惰誰復知之者五月十日燈下道周復

答賴太史書

洪思曰甲申墓下乞休時

宇兄蹈古之懷與匡時相資使聖明鑒其真醇友朋諒其愜素信獲之道可謂兼之每念曩時唯有興歎吾道屯亨雖係之天

亦由乎人居平疎略簡核不細涉學淺陋其用睹矣僕既局戶以俟追討曾不移時世事如是溝壑殘年誠不惜死所惜者與三季諸賢同歸覆轍耳雨雪雖消淖泥猶故塵靈四海無日清除兄方射隼高墉如使天欲治平王明并受則岡鳴梧音在兄赤舄之下矣蔣八翁一再貽書皆不敢答自安腐朽不問星辰凡諸郎報海內動靜一切付之飄風落葉耳小詩附去足抒微思洪範緇衣坊記三書請正謝謝無量二月七日道周頓首

答朱王孫書

洪思曰癸未墓下乞休時

老公祖植根天潢洄酌行潦施其珠玉挹此葑菲信艸野之耿光亦人倫之勝事也承示寶乘甚謝凡貞白著操當身皆不自知而傍觀者爲之贊揚稱道猶頌桂蠹於蓼蟲之前諛松筠於

泉石之下無所動其感愴發其言笑也聞盱漢山川之奇萃於國會是以人文聿興貞良夙出江南名山足跡欲滿恨未嘗探金精之隱棲訪麻姑之逸躡耳僕去楚歸遘疾虐右足偏痿又任墓下卑濕自五月以來遂不能踰戶唯右手尙動勉供酬應過此亦恐不能如前近又惡聞人聲已四五十日徹夜不寐以此盡屏思慮轉面暗壁教至不敢不答力疾鳴謝不悉所懷

答陳御史書

洪思曰癸未墓下乞休時

匡扶之業須藉偉人鐘鼎之勲全資名世當此海內焦乾衡蒿板蕩顧諸書生袖手無一籌一畫能紆明主之憂釋蒼生之負者乃知士市魚鹽之爲絕德也先生應時而起上眷獨深攬轡牽帷澄清萬里其於撥亂支傾憂盛明危之略嘗之熟矣僕溝

中之瘠泥蛆餘生俯仰上下流覽古今未有迂枯顛頓不自隕
絕尙苟且蒙面有如僕今日者幸得藉桑梓餘陰偷賢宰執之
庇俾保首領終老牖下已爲過矣豈敢復盼澠池之收起病顛
以辱廢乘乎去冬兩疏雖奉溫綸而天末雁稀邸報不至傳者
紛紛夏秋之間猶云迷誤致駁爲談者之所鄙笑至八月家僮
始歸乃覩顛未九月欲脩小疏堅乞休致而家貧僕劣遍求急
足無肯應者欲託當道代題而枯腐餘年往來絕寡又云從無
此例亦已矣折臂螳螂何干轍迹乾頤蛙蠅無意鼓吹朝家卽
不以廉恥待人臣子亦當以廉恥自厲先生方秉貞論正色朝
端當博求練達之才以削平寇攘匡我王國如周者裘葛寒暑
之不能謀安能投袂應節徵聲而赴會乎聖天子仁覆遐馭羣
公恩及蝻類得以狐兔餘息歸首上隴拜賜多矣里門嘯聚曰

以益繁墓下廬居豺虎所嗥每望松楸徒有悲涕此時猶談出
山真情理所不至倫類所未許也欲艸小疏附上復以迂疎自
輟知託華厦者不變色於茗風也長至後一日道周頓首

杖後與甘御史書

負慝山居謝絕人事誠虞有不測之威被於艸莽而風霆陡發
掩耳莫及親翁驅車俯唁而某以擔簦就道西度漳關矣夏中
三輔迸去時兆欲清而長壽發機畀予於毒明廷召對詹翰四
十餘人無發聲者覆盆之寃遂不可解今雖韓城禍敗勢共推
頽而朝事日殊要非盛時之所宜有也楚寇爛於秦蜀獻賊已
入漢中又出破成都聖主赫然爲誅熊督逮邵撫終未有益於
殿最者大厦將傾東蒿作棟微親翁誰爲支其隆棟乎某病七
十日瘡面稍平猶未能行立欲俟百日自發一疏而談者謂某

罪狀盡在御前不須白白四顧親朋寥落晨星無相及者要當
寂然聽之元穆耳嘉惠悉當奉璧頌當再報不盡

答吳源長少參書

洪思曰癸未
墓下乞休時

天下之可恥者二無功而享大奉不救而視傾危此兩者時論
不過寤夢亦不過易之所謂吝也可歎者二機失而不可收時
過而不可謀此兩者進退無地嗟悼莫及易之所謂悔也悔吝
當中人鬼共咎雖有高官大爵猶黏蚌殼於巖石之上積厚薪
於曲突之間豈足爲君子所過問有道所侈談乎祖臺下車而
逢寇攘黎獻洵洵指顧之間殲渠執醜原隰旣平泉流旣清乃
絕口讓功退居樹後而手執魁柄者低昂其間奪我慈父置於
遐方亦衾影所不吝四顧而無悔也今苞璧未消將復尋其斧

斯加以殄滅亦非有道所樂談君子所再問也祖臺家有竹林
巾車孤舟出門臨江無所不樂即不然一度嶺觀西粵之奇峯
然後夸猶以望旂常於吾黨所瞻依先人所期可亦未甚遠也
僕病人也自五月以來足不出戶限日食三錢梔子豈可通書
到長安而并研書未復欲再乞休致免諸是非承來教云云則
亦如楓落梧飄無言自化耳讀書五十年樹劍山刀無所不歷
安能復商默語之事見石獅眼而移家者後也南中諸友如葉
瞻山詹月如去歲流殍藉其支持今年鄉關并資并振如此事
業賢於宰輔遠矣張司馬澹虛當急難時周卹家人踰於骨肉
晤時幸寄謝謝各附兩扇頭去蕭條四壁無物可將想諸老亦
能諒之也石城諸兄無由汎寄不任思存十月十一日道周頓
首

與吳少參書

洪思曰答吳嘉禎爲
興泉道黃子門人

承慈誨及示邸報知垂念深至及憫世之深周今已矣雖康途
砥平無復策蹇之處幸爲狐兔歸命丘隴他又何知焉中和建
極此義雖迂實亦棄之不得四方艱難人才垂盡何者可紆當
宁之憤詩云謀臧不從不臧復用天下遂乏臧謀者乎巴縣恐
是首揆接引欲肩樞輔之任世道傾危膚功難奏綿竹之業禪
於蜀南僨轅折軸乃有鞏其後者如今日卽不巴縣安可下手
也山陰以闊迂見放猶臣子所安古云無不是底父母天下毒
痛如此豈賢人完穩之日也生逢不辰當此際矣往歲出山濡
滯清源與曾二雲揚扝於上蔣若椰闡述於下倏忽八載唯有
感歎今四海蜩螗非芻蕘禮樂之秋也前表艸率急就殊不可

觀若再書便當改作泉中多佳書尙遲日脩飾以進謝謝不勝
上巳日道周頓首

與張湛虛中丞書

壬午二月別兄於雙荷庵爾時筮魂未與顧影驚弦遠望長途
慨其歎矣十月九江始聞環命栖遲江渚侵臘抵家入門拭淚
乃知兄垂念之殷所以周生備死雖割宅分哺不以為過長安
諸老每談兄至性發於匪夷揮涕感哀無言不疾以蠖螻微生
菌枯共盡而使長者發其精誠賢人生其悲宅卽起骨還肉不
爲遠矣海表孤生四顧無徒知己一人自以為足比雖屢荷趨
命而折摺之軀形神不屬淒風苦雨酸楚莫勝橫艸枕戈之意
入老已衰補過蓋愆之情捫心俱絕譬之豚魚脫庖墜波又焉
能念主人之夕飡上客之朝饌乎今日度非中立起於淮蔡希

文出於延安朝攜獻頭暮敲闔首必無以上慰主心少平神憤
吾儕艸野量腹度形一石一松受恩已極開濟之業匪我仁兄
又誰望乎區區之情聊寄小詩空函附致曷悉勞馳十月十一
日道周頓首

答蕭中丞書

洪思口壬午
墓下乞休時

老祖臺垂念深至自往歲間關而後覆被彌宏情誼加篤馮鄴
兄幹旋於中老祖臺扶植於外是以獲起白骨再飭毛羽轉溝
壑之餘生從狐兔於丘首也今春得荷解澤卽已謝人事不睹
邸報不接書問不近縉紳誓與魚蝦鹿豕爲伍知老祖臺於符
檄交馳時亦想松濤雲樹鶯簧蛩吹之爲樂也勳名自天鐘鼎
由命周已矣萬死一生脫於時賢之手中夜拊心尤悔叢集爲

遠媿古人上慙明主耳泰運未回尙勤宵旰寇將合輦轂寒
心所謂騏驥服之解腕秦越望而卻步者閩南疥癬無當痛痒
而當事引爲瑕疵過矣過矣周以黔婁之骨附林類之皮苟免
朝夕爲願已奢墓前數瓦爲風雷所碎今藉若椰諸老當務親
賢方將寤夢以求管蕭入山而蒐頗牧宜當溷舉親朋相爲唇
舌於老祖臺之前平閩月十九日倪鴻兄聞已提旅入援吾鄉
與嶺表遂絕無衣之篇此非艸野之所敢問然使元黃見血魚
鳥安棲亦激流枕石者所望而顛倒也閩海宴清天鑒自朗蛙
蟲小鬧何礙風雲謹致加餐謝謝無量臘月道周頓首

與沈令書

黃子
門人

湖上山中雖不及晤然知是兄相念之至歸詢家中乃知辛巳
承遠惠不以生死攜志比從漳平父母處拜兄書知日將莅三

山以是兄澹寧攻苦如此尙以禮樂丹黃藻飾斷溝不已過乎
中原淪喪玉石共焚兄乃得保球琳徐收桑榆之照非天祐尙
賢神司報善不至此僕病創已極又在墓下水濕下體酸痛倚
筇不能出戶緬思曩日與二三兄弟探陰壑陟危巒下呼隱豹
上捫飛鳥今遂拳然伏枕成隔世之事矣敝里南靖詔安皆蚤
晚望得好人布其愷澤雖盜賊漸繁而耘鋤可及能得廉平如
兄者洞酌所由歌也頃當晤沈公祖必有一當以報蒼生亦吾
徒之福也謹附謝謝三月二日道周頓首

答張恭錫書

洪思曰名晉徵字恭錫黃子
門人癸未子在墓下乞休時

垂翼食報貽之上蒼收於吉人總非言語所罄要知敬緝使神
聽分其和平耳去歲入西陵時承諸兄所顧念匪朝伊夕亦難

消受僕以疏率之身享此綢繆常恐譽過咎生元澹之中錄其
疵累也世道悲皇人才枯竭之禍一遂至此今當四海憔悴
之時得一身榮暢動作如願則不謂身與世繫道與命關者
矣江嶺上下風鶴不搖衣冠翱翔無異曩日而僕旣折其體膚
備諸荼苦如此乖違又不在山川之限今雖倚筇能起眠食如
故而血氣旣衰神明棄舍得荷王恩守此廬次使松鹿不犯鳥
兔相依自爲過矣寧復俯道與達人往來而進有乞音退生驕
色哉天下相知實少沒在地下猶得與奚向動問豹姒周旋眞
無意人世之事也便當更悉以俟來鴻謝謝五月望日道周頓
首

與沈令書

洪思曰癸未
墓下乞休時

父母制令者也子弟奉令者也如田賦之法不失古意欲行則行之誰敢柄鑿齟齬者紛紛所云深用戒心然上隴在此無所避之溝壑餘年誠恐不得堅臥爲執事憂如得松楸無恙枕漱不驚豈非厚福僕區區守墓於世上事不得仰攀唯見從來兵革倥偬時士民紳弁多有詬誅亦時勢使然物情難怪閭巷間有不相諒者亦當以強忍持之卽云僕不養兵不與人勦議事無損也邇臺精心密運造福無窮寬綽調度與諸老商度應變多方如僕酸腐但藉覆幬不至展轉足矣地方多故不一晤鄉里先生而數以空函煩執事亦理路未妥幸謝謝諸鄉里先生云眞病眞暗聾者勿與人事也

答張御史書

洪思曰蓋張若仲字次巒與兄若化蒼巒皆黃子門人後退居丹山之陰海內謂之二張癸未子在北山時

在在都下未有以報也抵家不數月寵問隆施又儼然臨之自非骨肉誰復不我遐棄者除前始至墓下入春遂患痺兩足垂攣動借藤筇之力秋來作劇困於牀箚者幾閱月至今蚩然啟免之期恐遂近矣仁兄聲實並茂綢繆陰雨之先使河朔無事太行晏清西顧之所乃瞻也流寇聲息比復何如居園驛騷吾徒不得不任其責僕幸得脫然保有松石一切動靜膠目塞耳惟冀仁兄毅然紆宵衣暮袴之願耳使行艸艸四壁無可致意者唯小詩四章侑以七箸仰祝加餐努力千福七月廿日道周頓首

與張御史書

洪思曰將出京師時

春間備領盛雅時以纂述經書未遑報章至今耿耿兄才具足

了百人不肖藉兄聳其鬚耆耳古之有道者不樂以一節自見雖忠孝亦不樂居其名不願有其事今乃不幸破綻於此程伯淳生平不喜孟子蓋虞干莫之多缺折也其實行廢均之有命僕再出山再遭顛頓豈有意爲此然於此歿歛一分便覺道力衰薄無當於用宛鳩小明兩義互發耳兄湛觀遐矚尙不以爲礙也澤蒲相去幾何是皆聖賢之都天下要會前日僕欲至秦蜀取道五臺瞰二室一躋華首望終南太白而還今又碌碌與匡廬從事遂使半百之年不知古長安是何方幅可歎也潘蒲州縝密和粹與商關河之業自是蒼生有幸是僕所藉榮施也幸爲謝之南北遼遠鱗羽間稀所相望者唯爲朝廷努力子惠窮民權貴之間唯以至誠格之豚魚有孚何況吾羣僕已艸艸束裝就道空函致上不悉願言

答鄭牧仲書

牧仲先生頃得兄及叔祁兄書使人慙愧欲拔白髮以追青雲之末所稱未墜在茲之業要亦二三兄弟有志之所共獎非周朽腐所敢與聞矣周少無牧仲叔祁之才又無牧仲叔祁之志垂老等於牆面令生蚤數十年與諸兄切磋攝召今古集於斗極深藏遠待其所成就必有可觀而今已矣卽不幸蚤晚卒業風露何敢長揖以見游夏且無論姬孔之前矣王文中造就未宏遭時衰亂然猶奔走上下受書於李育問詩於夏璠考易於關子明正樂於霍汲而周欲以區區單門獨戶坐臻富美不待高賢窺其內淺也孔門諸子各有所長因循增積終於高大而周以穉穉實倉瓦礫補嶽源瀾旣雜蛆蚓同游令先數十年與諸兄翱翔開其眼翼差免諸累耳漢宋諸儒途徑稍分不離博

約一路博不墜於詞章約不入於老釋雖使董劉俱躋明堂朱陸同登道岸未爲過也凡人生病痛皆不在博約分途儒墨互分只是割不得利祿二字割得利祿兩字卽與姬孔周旋雖不同堂依然隔壁耳洞璣是僕十年前之業切不須觀浦中諸兄近日料理孝經洪範差可寓目來書所云春秋訂說必有深義跋予見之數年前亦作此說比於坊記表記中略詳其目臘月亦可登木大抵此道皆不宜刊布近名講論近質但近名之災及於梨棗近質之災及於體膚要使眼見牆壁有無限文字亦不妨與後世質其短長耳謝兄近想佳別後有林衡兄敦實剴當文藻斐然未見知於當世兄幸獎勸之甫卽多賢留此躍其隱光王長公承惠書見候未能謝之又病久不能扞序千祈謝悉

答曾叔祁書

叔祁先生惠來書惶悚不堪時寒風也披誦之餘幾至汗出周實衰頓顛墜已深秉燭無及思與一世英賢仰鑽斯文是以一再出山蹙躓道路涿之滌之未見其人幸有一二俊傑燥濕相就亦不過摘藻揚芬以爲文章廉隅如此而已誠使天下俊傑皆近文章砥礪廉隅入閭不疑蹈險無悔亦於周孔意思領略三分而內錮於習染外撼於禍患求其博約終始弗畔未之有也周之少也溺於騷雅比其稍長濫於老釋旣四十餘乃知文藻之墜華與二氏之落籜一意反於六經然而老矣又性蕩佚易簡不能爲鎮坐靜觀含礫張鐵之事是以興奮無功疑信各半先生起於名家年未三十已登富有之堂探精微之室俯視周輩窮極乃反猶義馭之於雞栖也來書所云漢諸君子殺馬

樵蘇以求聞獲蓋其時經書未出師述寡鮮今世典籍盡在坊間秘書枯於冊府人自得師家爲明述有執經而遵孫或之畦買廬以依張饒之室亦人指爲黨阿眾誅其狂惑矣先乘深愧不能闡揚竚望長脩早紹前業要之出處各有時候非如道力可一往奏功也敝帚安可再享豈得當寒表其絺衫乎幸收藏之間有未錄者從諸友乞得本附政小詩附卷頭去竭日呻吟不離蟪蛄亦騷雅之殘波鉛華之苑積也百維謝謝不聲所懷

與王伯雲書

前後所得伯雲詩幾二十章球琳火齊滿於屋壁寶盈鬼概宜其窮也病廢既不能作詩又覩青緗而捐兔冊笙簧之下無所容其蛙鼓以犬馬殘年博副憲公佳詠及此十章幾直一死所不敢屬和者非直塵見亦揆才度質安於固陋想高曠之所涵

覆也謝謝二月十日道周頓首

與張公亮書

以僕意爲公亮主人無如陳雪灘者雪灘一榻蕭然但以吾黨集聚筆硯無恙便爲佳况禰正平雖輕薄然不從荀文若陳長文游亦未爲過傲也

答陳臥子書

洪思口臥子名子龍華亭人黃子門人癸未子在北山時

遠使垂念萬里外未忘一日自惟踈陋荒遐之餘伏枕偷生兄方匡襄居園拯蒼生於塗炭慰明主於宵衣與二三君子渙羣戒萃克詰無違僕亦視中原底清以收泉石之福安敢以鱗羽長途仰累足下哉前得吳生書知足下相念深至比接沈宣陵教所仰藉宏庇者真若孩提之於襁褓想足下攬轡澄清之風

與隨車滂沱之澤足相映也文卷清新讀之喜愧交并僕病體已廢兩膝將頽藉筇而起遠視匡雲邈若天上自念首丘不違先隴得以遺骸近託松楸已爲過矣兄清真卓朗和而有節廉而不劇朝家倚賴斯道所爲鎮薨僕旣猥落餘波溷人及門諸生出處可見兄善自寶重勿以賤鄙爲念努力報主加餐千萬賜米委不敢拜而道遠阻脩使人劬勞四壁之間無可爲答謹空函致謝不悉旁皇夏五道周頓首

答陳臥子書

四月拜上已書艸艸未有以報也此間天末真成醯雞近旨如何亦無由見之但聞兩都告急江右調危近云已出口果否倪鴻寶馮鄴仙諸老又如何會稽歸而蜀川出此世道當然何足爲怪賢哲完身勞人馳驚天實雙成不爲錯也僕比益病劣左臂偏枯右脇驟痛黃鴨飛鳴真無復江湖之夢望世稍清平得收擊壤之樂耳沈天日極明爽留意斯道時相聞幸寄空函書抵千金不爲誕也易象正完幸一冊來四月望日道周謝

獄中答張勗之

勗之天心遂不可問正當覲雪漉流之期又有風霆辟歷之異雖荼毒發於司馬亦銷鑠積於多時矣陋巷獨樂顏子所私市上雅春申公未免常恐賢者聞之懈心志士因而輟業也六十七日外瘡漸就平輾轉牀箠未能起立醫者云須百日聊俟之耳犴門之內不勝深山箕文之所留心正可卒業而神爽久衰墓艸繫念每聞北風亦擁衾以悲吟擲筆而長歎也前刻儒行緇衣深費精物今又不知洪範月令所在四小序艸艸者幸覓存之以俟來日成仁未殺身著書未絕筆雖畋鳳獵麟未改其樂

也聞鄉里捐助者多已救家人一一清理分還之

答陳獻可書

獻可先生僕談此道三十年今日乃聞獻可之言也湛心研慮冀一日升周孔之堂灑掃就事爲周孔廝養耳而獻可過相推信亦若謂當世無知僕如獻可者是僕之所循省浩歎也人讀書不能明悉不能與庸下之士共爲聽論乃使賢者一視而怪再視而棄終身崖然掩面不視此何所當於居業立誠莫猶有得者乎獻可獨由精入變不厭煩蹟以泝易簡知此道之自然著察所難免尚欲十年卒業於此雖康成季通之用心豈復過此哉如獻可所云讀之而不能致功名隆聲譽美田宅裕允昆而猶且讀之者此真迂愚吾輩所當共戒也僕爲此書尚十五卷談治亂之候帝王之紀依本圖象然論之招尤正不如學庸

語孟可以釋於元薰偕於大道也吾道所賴託於精心心地一麤百節俱落世謂覃精其蔽近愚仁而好學何愚之有縱令昏隳劣於射御但使來世不絕微言朝聞夕死吾猶甘之矣四顧廓然本宣已作穉孝云云天下悠悠尊公自爲魯殿繹其緒論鼓吹風雅不足爲多獻可繼之慨然拔身依於聖地仰觀俯察流覽八荒似謂子雲平子不足兄事而獨留意儵忽之言自非孤身有翼誰復抉其豁衍開以日月者乎象林及洞璣式象繆假鄰光約其曦源猶存火影在僕書中愈分剝義在獻可集上自足孤行皇極圖韻包括宏微自祝鈐所未窺沙隨所輟記僕自早歲亦嘗討論然在聲塵之間亦與博依俱謝矣堯夫拈韻極爲整齊夾漈審聲徒來世詎苟可答於神明併可遺其貯蟹也來教云欲以今冬了授時秣此道極是中要近人欲舍授時

遠依冲之分杪愈濶施用實難僕所積分在前書中僅表其一
尙五六卷在軒箕圖中大約易象一十八變推五百一十四年
分毫杪忽交會食差犁如晴日矣既了授時再洞前書推算六
十年中交會食差亦可不謬但以周孔爲師爰象爲準諸紛紛
者如聚僮僕料理米鹽善成而收之綱領不在也古今讀書如
劉子駿僧一行都有意思但不能精微堯夫初未嘗作厯元晦
云堯夫作萬分厯行之苦難此殊疎忽無有也舉業得喪別自
由天孟夫子云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僕自十
九歲結束山裝初無當歲之慮碌碌知命出處之數併不繫心
駢枝諸作亦在夙年終蒙世詎比盡脫落文章性命浩然冰釋
所不自了祇謂發憤仰思忘憂忘老決不敢坦然安奉佛老之
道耳吾徒心性端倪克治淨時與釋老不別所大差殊祇有此

事範圍曲成不厭不倦死而後已知獻可眞成厲精上達亦意
天下舍獻可無可與語及此者前書畧律中尙爲刻者誤移一
宮又畧分實測未定故不復寄此道得其大原了無艱澁悟積
非積知變爲常一歸於天吾與獻可勉之更冀有得別證所聞
道周臘月頓首

答洪尊光書

洪思曰黃子臥病京師時之所作也丁丑五月附劉完公郵中歸

尊光兄遠別了無可致意唯念間關爲僕作苦嚶鳴之誼深於
丘隅矣小艸不可爲一木未能支回顧當時千九百悔南安翁
蘇雲卿果是畸人讀書千卷不如翫易二爻是之謂也兩得書
殊增契闊此間矮屋如駕漏舟棲遲半載欲歸不得擬上三四
疏又以道命自裁袋口而止吾黨讀書豈希孔遽便使朝廷不

得其用鄒志完陳瑩中真成日月也早中偶爲兩尚書請命僅得一司寇此自天子殊恩過此便有馮婦之嘲然自忍耐不得冀秋間得歸杖履相從聽新詩及諸親朋晤話何所不樂安能以身日嘗鼎鑊邪場前絕無彼信迫於眾議屈曲充數如祭芻狗行躒之矣端午前後病極困劉完公欲行留多日不可得以此不及致諸兄書病前分扇六把附去病中腕痛不盡云云

與洪尊光編問業修業書

甲戌

獻歲拜手教今兩月矣未獲報章唐伯玉行又未過從遂聯言候此時日事畚鍤料理墓下筆硯之務幾成河漢去歲修業皆未能點定又坐風雨中拖膝仰屋藉尊光略爲點定便經平子矣如周此月決未清緒諸生來訂花朝之會甚切尊光幸爲諸兄道悉鄙懷謝謝前戴督仲所錄出問業一卷已忘之矣尊光暇日可發古今疑義或一二十條爲問業補作六卷冀足之使得成片段耳亦佳事也

與洪尊光編修業問業書

乙亥

二月得徐晉斌唐伯玉書始知尊光有棘人之痛言念愴然此段是讀書第一苦情在罔極中撫膺共悼也僕日負土作不了事前欲屬兄點定脩業今不敢相煩大抵亦不須更易耳遲數日當秉燭了之聞兄柴毀幸善自寬僕自喪二人後未常以誕日近饘粥今年勉而對客亦自不得不爾尊光其節哀立身揚名顯親則自有日如尊光者撰述卓然已自不負宛鳩僕何敢貢其原菽乎小詩浪登絹素并小紙焚之知北橋先生總帷之上颯然神宵也尊光苦出唯自寬清明日道周頓首

與洪尊光編修業問業書

丙子

還山矣爲親朋強至海下今又欲至天寶卜兆遂不能一一候
諸同志唯尊光道悉之也榕壇姓氏未行宜補云計問業三百
六十五條十二萬一千七百二十四字日來紬繹蔣若椰序及
拜高致便當坐臥其下矣步之殊不當下里艸艸附上用佐茶
政耳山居方費畚鍤未遑趨冀與四伯道其謝意前諸生索
一汪父母序僕至今茫然未有以應也又方有畚鍤之務幸假
尊光餘力使僕蒙虎之皮良爲厚幸矣修業序已寄張勗之處
統俟鑑別

與洪尊光書

方與諸兄鼓棹江東尊光能往觀之乎想爾楫遲於南浦也道
周頓首

又

數日從軍旅中來見新學乃得開眸也從二經精之聖人天道
堂室若構十七元起辛未是表正之本兄遂坐而致之昨表記
未尙未說出今坦然盡矣日軌月軌陽節陰節俱從此出世間
祇有此真正學問不然虛度一生也其分秒便是損益進退三
限五際三垣九野之所出入登雲漢而望星辰猶涉海之觀島
嶼耳道周頓首

答洪尊光山居書凡四章

知尊光山居甚善春深得無蒸濕乎拜新詩如領松風也僕亦
發籃輿來山阿月上得元對耳兄於此興復不淺諸峰之頂四
眺極目良散人懷十七日道周謝

又

以尊光遠器而當昌時遽發其離騷乎空山了無所覩比來熟

兄離騷乃稍稍開眼始知屈左徒之外別有一段情深理至之言宋西鄰輩祇可爲兄作奴也僕欒棘之音久已焚卻日在墓下一意灰槁以蚯蚓爲師每值秋風空對長松揮其酸涕耳道周頓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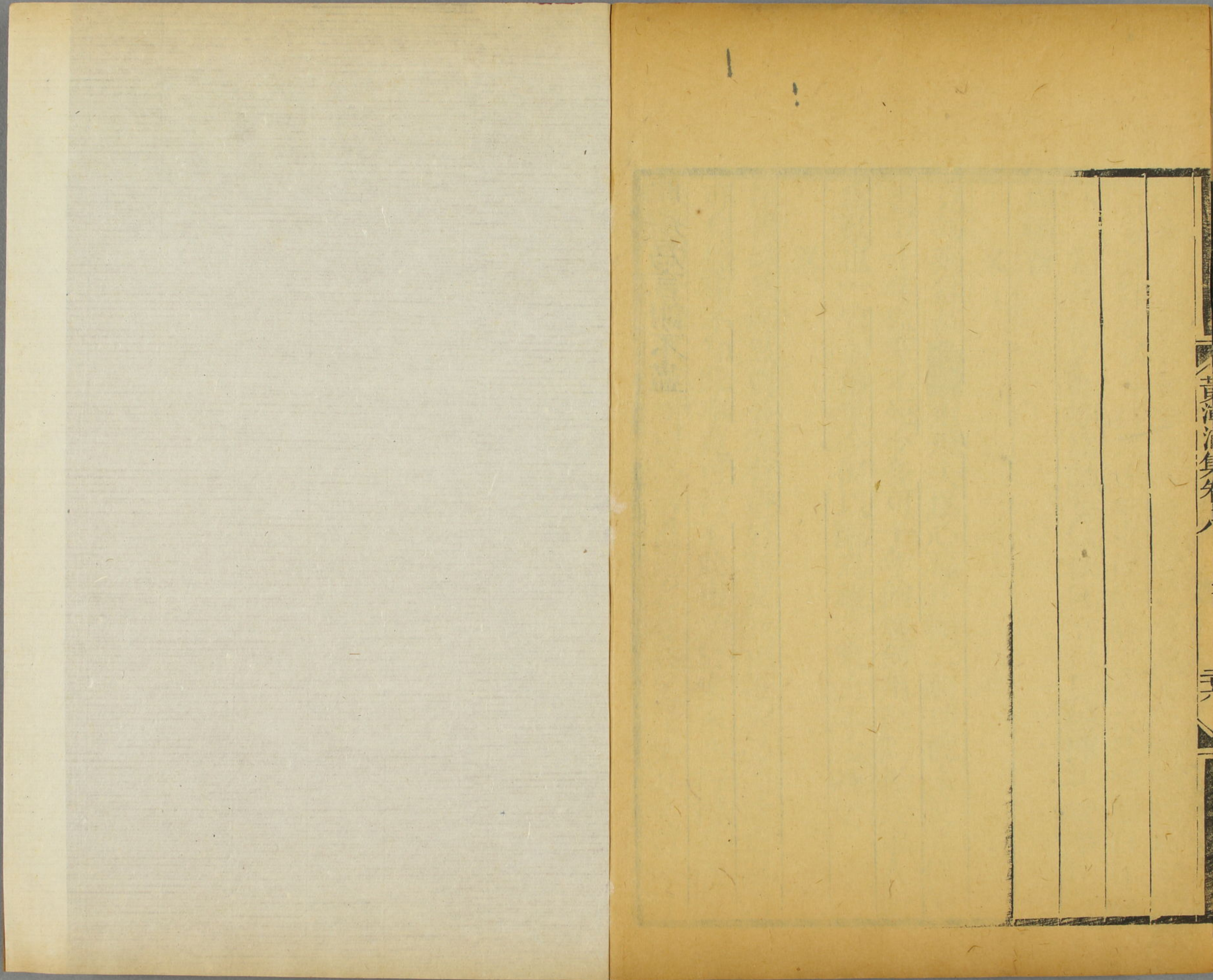
又

見報病益甚重飛大爲心痛正賴二祖功德未艾耳僕讀書五十年飢寒不死今多可十年飽煖何用鼓院紙錢宋人所爲歎也一官如落葉今但以鷗鳥視之來去不復經懷

又

接書殊爲憮然賈公深有意於斯文能相推轂必使尊光出山亦自盛事不知此事竟可行不此事始於宋家亦行得公然蹊徑多則營求眾非所以爲治也兄之委公足見深退矣賈公有

晤煩爲言謝不盡



黃海集卷八

三

